



著人巴

費娜小姐

行刊店書燕海

費 娜 小 姐

著 者 巴 人

發 行 人 俞 鴻 模

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

上海四川北路一四六六弄六號

印 刷 者 光 藝 印 刷 廠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

刊 行 期 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新 一 版

★ 有 版 權 ★

費
娜
小
姐

巴
人
著

海
燕
書
店
刊
行

1949



改名題記

一篇東西寫成，最苦我思索的，是要給它起一個名字。孩子並不是帶着一個名字生下地來的；若干民族，對孩子命名日是一個大禮節。而我並不鄭重命名的禮節，但給予它一個適當的商標，似乎是一切製造家心眼兒裏下工夫的事。

這劇本寫成後經過蔣天佐和樓適夷諸兄看過原稿，我給它一個名字：「費娜小姐」。適夷兄說，這題目不好，我同意了，換上一個「前夜」，因為這故事出現的期間，是在抗戰的前夜；前夜之後是明天，帶着這樣祝福的心情，送它出世界。八年之後的今天，才知道，彼時的前夜，正醞釀着今日的一股黑暗勢力，理合把這名字吊銷了。

再說，我對文藝界太過荒疏。別人的商標，貼在自己貨品上，也不免魚目混珠。「前夜」這個商標，前有屠格涅夫的譯品，後有華漢先生的創作。而我竟又來襲用，未

免太那個了。雖然洋貨與土貨有別，商標雷同，還不至有何冒牌嫌疑，而同一土貨公司的出產，商標自有優先權利，那又是我吊銷這個名字的另一理由。

還是還它本來面目：讓「費娜小姐」去暴屍天下吧！

不幸的是八年以前，需要她暴屍天下，八年以後，依然需要她暴屍天下。生而爲中國人，是悲涼的！

第一幕

時間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一個晚上。

地點 首都。事情發生在一個把所有的特務隊都打發到糊塗國裏去的闕公館裏。

佈景 一個舞廳的側面和一個客廳的正面。

舞台的左後方，開着個舞廳的圓形的拱門，珠簾半捲。舞台右方，佔舞台三分之二的場面，是客廳。陳設極華麗，西洋風的。靠後的正中，有「山扒台」。上面放着各色西洋名酒，和酒器。

幕啓時，客廳中燈光幽黯，舞廳中燈光由綠而紅。繼而樂聲大作，男女雜沓，出沒於舞池之中。其間有莊茂源和費娜，朱國柱和陳麗君兩對，時時舞過拱門口。人們很容易看出胖子莊茂源，是不善於跳舞的。

一個極長時間的發狂的跳舞。

在客廳的幽暗的燈光下，開始有人影移動。漸漸走向山扒台去，開着酒瓶，把酒注入酒杯裏，仰飲。輕輕地稱讚着：「好酒！好酒！」這樣繼續喝了兩杯，正要倒第三杯時，突然樂聲終止，舞廳的燈光轉成綠色，客廳的燈光放明了。那飲酒者手裏的杯子就碰的落在地面，碎了。他驚惶地轉過背來，是個約莫有七十歲的老頭子，半把白的鬍子。玄色羽綢的長夾衫。是這公館裏來了不久的門房莊興。

莊興 噓……噓……（裝着趕貓的姿勢）他媽的！是哪兒來的貓兒，到這裏來打架，扎碎了你爺的瓶兒罐兒的！噓……噓……（俯身拾起打碎的杯子。往屋子四周瞧。）啊！這真可惜了！這麼一隻上好的杯子，也讓這狗入的扎碎……但怕不會是碎完了吧！（拼湊着）難道真的沒有方法叫補碗匠給補全來了？

（沉默）

呃！怎麼這樣不結實，一碎也就完蛋。這是什麼杯子呀，洋杯！洋杯！唉！去你的吧！我說過，洋法子總是不行，——洋法子真的不行啊！

（回身向山扒台，擺正酒瓶。但又回顧一下四周；偷嘗一瓶葡萄酒。）

呃嚇！呃嚇！……這是什麼味兒呀！啊，這世界也全多改變啦！全多改變啦！一夥兒都是烏龜王八蛋！……老爺們不像老爺們，娘兒們不像娘兒們……是個什麼樣子？這麼的，那麼的……儘摟着跳呀！跳呀！這算是什麼一回事呢？……我不懂！我簡直不懂！……這都是小鴨子的娘作成我受的活罪：「難得章老爺瞧得起你，來信叫你哪！上得京去做個跟班末，回鄉來少不得也是個京官兒啦！」（學女人腔）……真個是狗入的種！嚶！……

〔沉默——泛起了鄉思。〕

啊！……說起小鴨子的娘，她住在鄉間多好。咱們莊家，有的是好大的莊園。黑牙牙的林子，綠洋洋的大坡田地，滿院子的葡萄，這雖然是老爺家的，但也不就是等於我自己的？守着它，還愁一輩子沒穿的吃的，……偏叫我來這裏做個門房，成天離不開這死屋子！嚶！……

〔沉默——懷舊的情感起來了。〕

唉！說起咱們老爺，真的也完全改變了！完全改變了！光緒皇帝時候，我還提過考籃，陪他上這兒來進過考。那時，他可多規矩，多嚴正。看見一位女子，

自己就會臉紅的；但現在，他是怎麼了？……唉，但這還是洋法子不好。聽說他去年放過一次洋，我看，一定是放洋放壞的。洋法子可好學嗎？洋鬼子一來，咱們也受難了。……

〔客廳後發出一陣哈哈聲。章小七和方二爺扯拉着進來。章小七，瘦小個子，平常服裝。略現邊幅不修狀。方二，中人身材，比較講究服飾：衣角筆挺。西式頭髮，梳得極爲光澤。〕

章小七 二爺，咱們也來跳舞吧！哪哪哪，這樣的這樣的……（扯拉着方二狂跳，口唱着舞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方二 唉！唉！歇息手吧！歇息手吧！——你算是什麼人呢？二爺值得跟你跳舞！
章小七 不行！咱們也要跳個痛快！你作算是那個莊司長，我就算是那個新來的姑娘，那姑娘叫什麼名字呀？

方二 叫費娜！

章小七 好好！就算我是一塊肥肉！

方二 不，是費娜——費娜小姐！

章小七 嚶！（學女腔）莊司長，你叫我費娜幹麼呀，我費娜承你抬愛，就來舞個痛快吧！（口唱舞曲，狂舞。）

方二 嚶嚶！小七，謝謝你，你二爺吃不消了！歇手！歇手！我可不是莊司長，還有那麼一股子老勁！你配也不配作費娜小姐！歇手！歇手！讓我喘一口氣吧！

章小七 哈哈！二爺你真是一條乏蟲！連這一點興致都沒有！那麼，你歇去吧！

方二 哼！天下也沒有像你那樣長相的姑娘！這樣的姑娘，怎麼吊得起你二爺的興趣呢？！笑話！笑話！

章小七 可是我瞧你那麼一付乏相，也祇配跟小七拉成一對！你真的能對付得了那位費娜小姐嗎？你瞧：她是一付怎麼長相呀！一雙滴溜溜圓的黑眼珠子，大海洋洋的，可會吞沒了你呢！

方二 那麼你就沒福分讓她吞沒！（喘着氣）

章小七 還有——還有她那付結實的肩膀，結實的胸膛，結實的腿腔……唔！簡直是一匹活馬！一叫她抱住，一定會把你一下子絞死。

方二 你也一樣沒福氣讓她絞死！

章小七 可是她也不會來絞死你！她有的是全身抖着活氣。——你說她是一種什麼活氣！這是會叫天也覆了地也塌了的活氣。沒有讓你接近她，也許叫你早已餓死了！

方二 哈哈！小七，餓死的倒是你！你口上留着什麼的饑涎。你抹一下子看！

章小七 唔唔！……這不算什麼的，這不算什麼的！

方二 小七，我看你還是安心地坐下吧！癩蝦蟆別想吃天鵝肉。過會兒你家的那一位老爺來了，又有你的排頭吃了！

章小七 哼，談也不用談起，我小七怕他？

莊興 嚶！（自語）全都是亡八羔子……

（章小七和方二開始都不會留意莊興，這才看到他坐在一角。

章小七 哦！原來是莊老爹在這裏！有眼不識泰山，得罪得罪！

方二 莊老爹，你怎麼也上這裏來？不就在門房裏看門，倒上這兒來打盹？（嚴正）莊興 大門上了鎖，還怕誰來偷去你的腦袋不成？哼！

章小七 這樣說來，是莊老爹的不是了。雖說老爺們都在作樂，跟娘兒們打得火熱

的，但你也得守在門房裏，別讓有一些風絲兒透進門來的呀！風就是不好的東西，會偷去咱們方二爺心頭的祕密呢！

莊興 我是連狗洞也給堵上了！還有誰家的乾孫子，會摸上這兒來？

方二 莊老爹，這話，又是你說錯了。咱們的祕書長今晚還沒有來呢！

莊興 祕書長——哪一位祕書長？是那一位白削臉，瘦長個子的老爺嗎？

方二 正是呀。跟前咱們這位瘦猴子一樣的瘦，但比他還高過兩個頭。是咱們章

吟秋祕書長老爺哇。

莊興 唉！唉！弄不清楚！我真弄不清楚這麼多老爺：部長啦，廳長啦，祕書長啦

……

章小七 你就祇記得你家的司長，莊茂源司長，是不是？

莊興 咱們老前是叫宰相呀尙書的。一品京官，二品京官。什麼部長，祕書長啦，

現在卻是……唉！咱們老了！這情形，咱們不懂了！

方二（搖頭）這也難怪別人說，老頑固是沒有辦法的。咱們方部長也常跟我討論討論國家大事，他總說，中國在這些老頑固的手裏，是不會有希望的，動不動

就是什麼禮義廉恥，我也不懂這一套。

章小七 但也難怪你，莊老爹，你是新來此地，一切不懂啊……

莊興 我不懂，我也全都瞧不順眼咧。

章小七 不懂自然瞧不順眼了。我告訴你：這裏來的第一位大老爺，就是那個白削臉兒的章老爺，二品京官，內閣總理的祕書長。第二位大老爺，就是方二爺家的方老爺，也是二品京官，鐵道部總長；中等身材，愛穿茜色西裝，跟咱們方二爺一個樣，梳着個西式頭，走路威風十足。第三位大老爺呢，是朱廳長。一個跟您家老爺差不多的胖子，肚子可沒像你家老爺突得高；直兜到下巴跟的。算起來，怕是三品京官吧。但他有實力，手下有兵，誰得向他低頭三分！……這些你知道嗎？

莊興 嗯，我不懂得，我也不想懂得，你別說這些了！（擬出客廳去）

章小七 可是你還須懂得：您家老爺是四品官兒，這麼個貨色（伸出小指）！小得很咧！

方二 哈哈！小七，別作弄人了，難爲他是個老人家，讓他去吧！咱們自己來談談

天。

莊興 唔！我不跟你來計較這些。咱們有的是偌大的莊園。我會回去，會回家去的

……

章小七 但是我小七不許你回去！你得立刻站住來！站住！（發令似的）

莊興 什麼（轉身）——什麼？你說的什麼？

章小七 我奉祕書章吟秋大老爺之命，有話要問你，你留心聽着！

莊興 （沉默，凝視，氣憤地。）

章小七 莊興，近來咱們這裏的門禁怎麼樣了？（學莊腔調）

莊興 什……麼？（發抖向前移動）你……你說什麼？

方二 小七，真有你的。跟這種老頭兒也有什麼玩的！莊老爹，你可別理小七，去

你的吧！

章小七 哈哈！莊老爹，您可別嚇壞了吶！小七就是這麼一個人！扯扯拉拉，打打

又叉的。……可是我真的要問你：近來那門外還有些什麼閒雜人等來走動呢？

莊興 章七哥——您，——您說的是什麼意思？我還是不明白。

方二 莊老爹，您別理他，你回我的話吧。我問你：現在我們這一條弄子上，那些穿藍短褂的漢子，還來往的多不多？

章小七 正是啊！莊老爹，我們問你的，就是那些游魂還來不來？穿着藍短褂，宕來又宕去的。

莊興 哦哦——這個嗎？（笑）那可多哩！他們真像游魂似的，宕來又宕去。他們還老把碧綠的眼兒，往咱們這兒瞧呢！——老貓瞧耗子洞，也沒那麼神氣！他們總是隔一兩柱香，有那麼四五個宕上這裏來。站一回，瞧一回，也就去了。他們彷彿也認得我，老想跟我聊天聊天似的呢。

章小七
方二 真的？有這等事嗎？

莊興 那有什麼不真的呢？說謊的，才是那個，（手作龜爬狀）還得入拔舌地獄哪！

章小七 那麼跟你聊天了沒有？

方二 別理他——他們全都是壞蛋！

莊興 誰愛去理他們呢——可是這麼個大雜弄裏，那裏怎禁得人來人往啊，你們也是真多心！

章小七 可是，莊老爹，你還得小心，別讓他們眼尖兒透進咱們這門縫裏來。你也別跟他們說話！要是你看守得好，不出什麼岔子，我章小七一定呈請咱們的大老爺，大大的獎賞您。

方二 還有，莊老爹，要是明兒他們又來了，就來找小七和二爺，咱們會叫他們嘗一嘗拳頭，啞腫了嘴吧回去！

莊興 唉！我不明白，我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擬抽身出去）

章小七 不明白，不要緊！記住這麼辦就是了！他們都是大壞蛋，祇要你不讓他們混上來，那麼你就會領到賞金啊！莊老爹，你知道嗎？

莊興 唔唔！知道了！知道了！——有賞！有賞！——唉！但這終究是怎麼一回事呢？真是一個莫明其妙的世界哪。（下）

章小七 好一對貨色！跟他家老爺一樣，十足的壽頭碼子。

方二 （在屋子裏踱了一回）但是你家老爺也太不精明，怎麼不好好兒防備一下。

叫那麼一個老頭子來守門呢？

章小七 那真也有你說的，咱們老爺是有咱們老爺打算。他愛的就是錢，連對我也不肯化一個半邊的！但聽說他每月要向上海去投投機，還買地皮咧，但我有時也會說他一下。——他彷彿有點討厭我，但也不敢怎麼我。老實說，他在這裏很少不了我呢。呃！可是——方二爺，說實話，我沒有你那麼精細，咱們老爺爲什麼要打這麼個公館？玩的是什麼把戲呀？

方二 這個我也不便說，說來怕也未必對路。反正他們是咱們政府裏的大員，幹的也就是國家大事。咱們老爺雖然有時也會跟我商量商量國家大事：「方二呀！你看這事要怎末辦呀——」我自然告訴他。但他沒有跟我說到這裏的事。

章小七 可是方二爺，不瞞你說，我們的老爺真也是一個怪人。他自己並不愛女人，但他總愛到這裏來胡混。他自己也不很愛吃呀喝的，可是他每晚總要上一次酒樓。說他是在請客會朋友吧，可是又不像。他上酒樓，總愛獨自坐在一張桌子旁邊，老是呆着，四面望望，聽聽別人說話，像有什麼心事似的。人家說他會寫詩，我可不懂得什麼死呀活的。但他是不是到那裏去找詩料呢？——唉

唉！這可叫人對着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咧！再說是，瞧，他那一付死板板的臉兒，古怪的脾氣，真叫人不好受哇！

方二 但他跟咱們的方總長倒很合得來，據我看。

章小七 一點也不錯，就祇跟你家總長合得來。一見面，話頭就像拉不斷的絲。而

且誰也不許站在他們旁邊：「混賬，滾出去！別呆在這裏！」一出口就是罵。

咱們的太太小姐，也全都怕得他要命，把他叫做閻王。「喂！珠兒呀」，（學作女人腔調）咱們太太說：「你別呆在這兒玩了。回頭你那位閻王爸爸就要來

了呢。」咱們那位房裏老媽子，嚶，這阿花小孤霜，可就有一付好嘴子，她說

「門前的汽車一聲響，咱們屋子裏就會往下沉。老爺一進門，咱們就全沒在

冷冰冰裏了。」我對這小孤霜說：「阿花姐呀，咱們老爺就彷彿是一個大黑夜

——黑夜一到，什麼也都靜下去了！可是有你那個月亮呀，我就不怕黑夜了！

——

方二 你倒有你的好想頭，借着你老爺的由頭，就向小孤霜揩起油來了。可是，咱

們老爺跟你家的不一樣，他是白天裏的太陽。好容易回一次家，就有他笑呀說

的。什麼樣的玩樂都會來一手。可是我就有點看不慣：他是連跟房裏老媽子，也會眉開眼笑的，聳聳肩膀，這麼的一下，那麼的一扭，……也難怪。這小女人，背裏說他話：「噯，可真叫人笑死呢，好好兒的老爺不做，太太叫他伏在地上當馬騎，他就伏了下去，爬呀跳的。」

章小七 哈哈！方二爺，這是十足的怕老婆，活烏龜一個！難怪他們要合夥兒到這兒來開家私窠子，避避太太們的眼鋒呀！

方二 你說這裏是私窠子？這你可不能這麼說的。這裏是堂堂正正的陳公館呀！陳麗君小姐的公館！至於！……怕老婆呢，這倒是實在的。我也老是這麼想，做大老爺的，爲什麼大都怕老婆。……

章小七 咱們老爺可就不。

方二 那是你說過，他是大黑夜，就少一份活氣。……別的老爺呢，十個裏倒九個半是怕老婆的：老爺的架子有十倍，太太的架子也就有十二倍。……起碼也要賽過兩倍。咱們難伺候的也就是太太們，拿得住太太，也就對付得了老爺啦！

章小七 我看毛病就出在老爺們要擺架子上。日裏老爺們對付咱們小的，全都得拿

定架子，胡里馬里的高聲大罵，可是夜裏一躺到太太床上去呢，免不了要動手動腳，白天的架子也就塌倒了。一邊放低一邊蹣跚，天下的道理總是這樣的。老爺們要向太太們磕頭，也就得向咱們擺架子了。

方二 哈哈！小七，你這人真聰明！你說的有理哇！

章小七 可是也不那麼簡單：道理還得想全來。老爺怕太太，還因為老爺心地不正，老要跟別的野女人鬼混，像您家方總長，就是一個頂好的例子。

方二 怎的？咱們方總長……

章小七 您家方總長，跟歌女睡一夜，就會化上八千一萬的！

方二 唉！小七，你又白嚼蛆了。哪裏會有這種事！

章小七 哪裏會有這種事！二爺，實在也用不着你包庇。我全都知道一清二楚。這一件事說起來可也叫我生氣：咱們祕書長有個小舅子，真他媽個小舅子，在你家老爺部裏辦事。他愛上了秦淮河上一個紅歌女：名字叫章醉紅，您可不知道她？小舅子愛她，要娶她了。打得火一樣的熱，真他媽個小舅子。論價錢，章醉紅的老鴛，一伸手，就是五萬！這事給咱們祕書長知道了，大發雷霆！把小

舅子臭罵一頓，事情就擱下來了。可是您們部裏科員們，要交拍交拍您家總長，出錢給這小淫婦梳攏了。開了遠東大飯店……叫你家老爺去睡覺，八千萬，這些小夥子還不是一湊就成。爲了這件事，我家小舅子氣昏了頭，火燒了三天三夜，聲聲口口叫：「醉紅我的愛呀！我的心肝呀！」……

方二 這全是你編的故事——全是造謠！

章小七（霍然站起）是我編的故事？是我造謠？那麼，難道咱們在這裏陪着人家偷偷摸摸的，自己擱乾舖，上夜香，也是我小七編的故事？也是我小七造謠？

方二（忽然有所思的愛理不理似的）小七，你胡塗，這裏不同，這裏有道理，您不明白國家大事哇！

章小七 我明白的是娘兒們一天天加多，今天肥肉，明天肥鵝。

方二 費娜小姐是陳小姐的同學。你不能把她當作歌女看的呀！

章小七 也是陳小姐的同行……做這門生意的……

方二 陳小姐是祕書廳科員哇！你明明知道，偏要羞辱她，你這人真刻薄了！

（忽然，舞廳中傳出一陣笑聲。）

「嗯，我不跟你鬪嘴！再說，也有人來了，咱們走吧。」

章小七 嗯——（兀自呆在沙發上）管他個鳥！

方二 那麼再會了——「沙揚娜拉！」（下）

章小七 嗯——真的，談也勿用談起。我怕誰？

〔莊茂源司長同費娜，從舞廳洞門出來。莊茂源紫膛臉。中式長夾衫。禿頭。

費娜，兩眼灼灼有光。時式服裝。

莊茂源 啊！這個，這個好悶的天氣！費小姐你覺得怎麼樣？

費娜 悶得慌呢！司長！

〔他們走過小七身邊，小七突然站起來。

章小七 莊司長納福！

莊茂源 什麼？什麼？——去！去！這個——這個算什麼？這裏不是你耽的……這

個混賬！

章小七 是是——小的知道。（對費娜）小姐，我是小七——您有什麼事可吩咐我

小七，小七包你辦去！小姐！

莊茂源 算了！算了！去你的！這個……

〔章小七快快下。〕

費娜 噯，司長，這個小猴子很精靈，倒怪有趣的。

莊茂源 費小姐，你這個人，真有趣！這種人理他媽的！讓咱們來這兒坐坐——咱們談談，啊，這兒透氣點兒。

費娜 是的，這裏透氣一點。

莊茂源 費小姐，你剛來這裏，覺得這個——這個感想怎麼樣？咱們談談——談談這個。

費娜 很好玩咧！司長！

莊茂源 人家不會說咱們腐敗嗎？——這個腐敗？

費娜 逢場作戲，那也有什麼的。司長！再說你們爲國家大事，勞苦了一整天，偷一些閒，玩兒玩兒，那也是應該的吶！

莊茂源 啊啊！費小姐！你真是個明白人——這個不錯！老百姓全像你這個——這個樣明白，那就叫咱們好……好辦事了！你……你真聰明……你這個人真可愛

費娜 可愛？——司長，不見得吧！司長的太太才可愛呢？

莊茂源 唉！（搖手）這個——這個可別提起了！老母猪一條！這個她有的！……

她佔據了我的家，這就叫我不得不上這兒來玩兒啦！

費娜 這裏真是個奇妙的地方，神祕的地方哩！我不大明白，誰發起那麼好的一個快樂的公館？——天上的樂園吶！

莊茂源 這個——這個是咱們詩人，章祕書長發起的。他和陳小姐很要好，很要好！哈哈……說起來，真有點這個，這裏也可說是章祕書長的小公館呢！

費娜（回坐）不見得吧！司長，我看章祕書長待陳小姐並不好呢。陳小姐老對我發愁！

莊茂源 那您可不知道這個啦！費小姐，這個是——大家交拍交拍，聯絡聯絡。

費娜 哦，原來是這樣的。

莊茂源 是呀，比如這裏朱廳長，他有實力——有這個實力。政界裏混，總得講實力，也總得講聯絡的。

費娜 那裏，陳小姐叫我這裏來，也是叫我來聯絡嗎？

莊茂源 哈哈！費小姐，這那敢當，這那敢當。可是咱們內閣總理，確實瞧得起！我和咱們大總統，小時候是同學過的！

費娜 哦！這樣我是不配聯絡司長了。

莊茂源 那裏的話，那裏的話，費小姐，你別以爲我這個——這個是在賣關子其實你——你才可叫我羨慕呢。……的確！你有才學，有能耐……你這個……

費娜 司長，你說的太過火了！我不過是一個教書匠，在中學裏教教書的。我上這裏來，也不過是玩票，做人就是玩票，我也愛這麼玩玩票。

莊茂源 你不是玩票——玩票自然也要有能耐，再說你還留過學，吃過麵包呢！這個我知道。這個我知道！

費娜 誰對你說的，司長，別聽那些人嚼舌根——瞎吹，胡扯。

莊茂源 一點也不瞎吹——你還是個大大的女革命家，到過莫斯科。我不但羨慕你——還着實佩服你！

費娜 司長，你別跟我開玩笑啦！沒有這回事的，這也許是別一個費娜了！

莊茂源 好小姐，這是你的老同學跟章祕書長說的，章祕書長跟我說的。他們這樣對我說，自然有用意，你知道這個……？

費娜 別相信麗君的瞎吹，全沒有這回事。司長。妓院裏的歌女和鑿姐兒，就愛打扮做女學生模樣。人們就愛裝點自己的羽毛咧！但有時，別人也要給他裝點裝點，賣個野人頭啊！

莊茂源 費小姐，你真可愛！你越矜持，可叫我越愛……愛愛！費小姐，這個實在一點也沒有關係，民主國裏青年不做過激派，正和專制國裏讀書人不考秀才，這個一樣是矯情立異！咱們大總統也愛過這個過激派，我也上——上過三次考場！全都是無所謂無所謂的！

費娜（沉默）

莊茂源（諂媚似的）費——費小姐，你生氣了嗎？這個不行。去年我也放過洋。

看到過西洋青年，他們也做過激派。譬如，他們遊行，示威，他們還鬧什麼台芒斯屈拉申的……可是這個行動，於交通大有阻礙！不行！這個不行！所以咱們大總統現在要提倡讀經……好叫青年們文雅一點兒。……可是以前——以前

是過激派的，祇要現在——現在能够：「覺今是而昨非，知來者之可追」了，那就什麼沒有這個問題了。……費小姐，你別生我這個氣吶！

費娜 唉！（歎息，眼光灼灼看住前面。）司長，你別談這些了！你別讓一隻負傷的野獸，老去舔它自己的血跡！這是殘忍的呢！

莊茂源 費小姐，你——你傷心麼？有什麼傷心呢！人總得享樂享樂的！過去的事，是不能拿到現在來傷心的！「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這個是吧！我們大家享樂現在好啦！

費娜 我就在享樂現在哪，司長！

莊茂源 那麼你得把過激派念頭除去！咱們來好好兒談談——談談這個！

費娜 唉！

莊茂源 費娜！費娜！你這手很嫩！很嫩！你這眼睛也很美，很美，帶點兒憂鬱，它更美了！……費娜小姐，你很年輕！很年輕！黃金時代，是你的！要是現在有人要愛你……你的意見怎麼樣？

費娜 有人要愛我嗎？（興奮）我就讓他愛去，可是不愛他。司長，我跟你說

吧，我的愛，像隻孤雁，受了箭，傷了，掉在崖谷裏死了。

莊茂源 這個——這個，什麼話？你正可愛別人！……別人也正可愛你，你有這權利，我……我真的愛你呀！

費娜 哈哈！司長，我十年來沒聽到過這麼親蜜的話了。（更興奮）司長，我今晚上是在做夢嗎？是的！司長，我活着我需要愛！但四年來的經驗，使我深深的知道，說愛我的，全都是想埋葬我的！我的愛情，也早已給人家埋葬完了！司長，你能够——你真的能够把我的愛情，從坟墓裏掘了出來，從棺材中檢了出來嗎？但誰也沒有人能把我的愛人復活過來了。

莊茂源 哦——哦！你有過一個愛人嗎？你的愛人死了嗎？那麼，這個——這個死他的去吧！可是這樣，我是更可憐你，也更愛你了！而你經過這樣的磨折，自然也更——懂得，這個愛情！費小姐！你你——接受了我的愛……吧！（淫邪地，卑屈地。）

費娜 可是司長，我能接受一個平平常常人的愛，但我怎麼接受得了一個大總統的同學的愛呢！

莊茂源 費小姐，你這麼一說，確實叫我也不得有過激派的想頭了！……我也傷心起來了！

費娜 你？你也有過激派想頭了，這是怎麼說呢？司長。

莊茂源 不錯，我是有過激派的想頭了！我想：這國家，咱們的這個國家，總歸是弄不好的！這個我很知道。現在，我——混下去……唉！這個沒有什麼道理。錢呀名譽呀，我都有了。我做過京官，祖祠裏也上了一塊金扁，我還有什麼貪求呢？我家鄉有大塊田地……我可吃着一輩子不缺，我祇差一點，祇差一個我心愛的永久的愛人。……如其，我有一個愛人啊！那麼我一定要解組歸田了。看山，玩水，手邊挽着個愛人，比如是你，這該是多快樂啊！這個是——這個是——我的夢想……唉，也是我的過激派的想頭呀……

費娜 哈哈！司長，你真有好想頭呢！那麼祝你成功吧！

莊茂源 那麼，你呢？

費娜 我還是我自己的。我可沒有像你那樣的過激派的想頭！我祇希望這世界會有人把它打破！

莊茂源 哎！這個不行！世界可讓它打破。咱們倆可要活下來！……祇要咱們倆活下來，這世界也就不空虛了。這個是不是？

費娜 （沉默）

莊茂源 這個是不是？（向費娜逼近，貪饞地。）

費娜 唔！（眼睛懶洋洋地看着前面。）

莊茂源 這個是不是？（突然湊上身去抱她。）

費娜 （從像神游病者的狀態下突然興奮過來。）那麼，好的，司長，就讓咱們倆活下來吧！咱們這時上鄉下去（挾着莊茂源走）哪！司長，我的心肝，這裏，是黑牙牙的樹林子。多好玩啊！你瞧見吧！有隻獐子奔過來呢！哪哪哪！放他一槍吧！（把莊茂源一推）啊！打中了！打中了！……可是怎麼的？（莊茂源氣喘喘地爬不起來）我的心肝，你跌在泥坑裏了嗎？（扶起，又挾着手走。）起來，咱們再往前走吧！我的心肝，你瞧：這裏是咱們漫洋洋的田地吶！這像海，綠的海，風捲着綠苗，掀起着綠的波浪，多好看啊！但是我的愛，你看！這些農人多可惡！他們貪懶！他們躲在樹蔭下白嚼咀，拿鞭子抽他一頓吧！

（打了莊茂源一個耳光！）你下次再偷懶吧！不給我好好的耕田！

莊茂源 費娜！費娜！怎的，你打在我身上了。我不是農人，我是你心愛的！

費娜 （仍舊挾着他走）那麼，你是咱們頂偷懶的懶牛！快去拉車去！老牛！（又

把莊推向地上）

莊茂源 唉！唉！費娜！費娜！（爬不起來）

費娜 （不理他，儘自出神似地。）可是我的愛，這裏是一條多好的河流啊！你

瞧，那蒼綠的蘆葦下面，有一對對的鴨子在講愛情呢……啊呀！我的愛怎麼掉

在水裏了？……

莊茂源 費娜！費娜！（被拉了起來）

費娜 啊！心愛的，我們走上了多麼好的草坪啊！咱們來跳舞吧！（拉着莊狂舞。

莊氣咻咻的，支不住。）

莊茂源 費娜！費娜！噯噯！够了！够了！

費娜 （突然停舞）你愛我够了嗎？那麼，去你的吧！（一推，莊倒坐在沙發上，

喘氣。門外的門鈴發響，急速地。）再會，莊司長！（向舞廳洞門進去）

莊茂源 啊啊！不行！費娜，你玩弄得我够了！你也讓我親親你，疼疼你哪——
〔向舞廳追去，可是馬上跟別人碰了個滿懷。〕

聲音 是誰？哦！莊司長——可真老興不淺呢！

莊的聲音 這個，這個——沒話說！沒話說！

〔幾乎是同時出現的。方佐治從舞廳出來。章吟秋從右邊門上。章吟秋——瘦長個子，灰白色春服，近視眼鏡，長划臉，西式帽。方佐治——小胖個子。圓臉，膚色白皙，黃色西服。〕

章吟秋 唔！正想找你說話去！

方佐治 老等你不來，我可爲你着急！

章吟秋 我是急的想發響雷！就在這裏一談吧！

〔兩人向屋內警戒地巡視一下。〕

方佐治 咱們總理爲着你的行動擔心。

章吟秋 這回是換在浣花飯店碰面了。不過，我覺得總理的打算，太不够痛快。他們的打算，也不够痛快。——總是這一套小家作風！

方佐治 有的事，也不能性急的，老章，那麼照你應該怎麼辦呢？

章吟秋 照我嗎？——總得先來個滿城風雨，出幾樁大慘案，讓他們實力在大慘案

裏跨了台！總理自然可以懲辦幾個了——削掉了他的羽翼……

方佐治 這又怎麼行呢？總理還沒有實力。他會包庇他的自己人！

章吟秋 借他們的手，來跟民衆開一會玩笑也就行啦。總理這時可通電全國來聲討

他，一定會得到民衆的擁護的！他也許暫時會用實力壓迫我們，但我們可叫×

×兵上陸，卡住他！……

方佐治 這恐怕不大妥當。民衆是不可信賴的！

章吟秋 但民衆是可用的。用了之後還可以壓服他們！

方佐治 那麼我們還得把老朱爭取過來。他近來跟我們表示很好的好感了。他老在

我面前罵那個姓冷的，對我們那位專制魔王彷彿也表示不滿意呢。

章吟秋 我還想把慘案發生在他身上，把責任歸給姓冷的去吧！

方佐治 這怕不行吧！

章吟秋 不錯，我也不過是這麼的思想，現在我們已經這麼安排着了。（附方耳低

語)

方佐治 (頻頻點頭) 這好！這好！等朱廳長弄得沒法想的時候，那也許會倒戈！
反正倒戈是中國軍人的美德。不過——老是這一套失蹤什麼的，這怎麼叫人相信得了。

章吟秋 你真是個書呆子。咱們要的，不是別人家信不信，咱們要的是權力，拿過來再說。專制，獨斷……這一切全得毀滅！現在，你回總理去吧！

方佐治 好！我正要去！這裏你來打發他們吧！別讓他們張開了眼哪。(向右邊門走去)

章吟秋 慢慢，老方，——那航運統制有辦法了沒有？——說起來自然可笑。中國的交通部，幾乎成了海軍部。內河運兵全靠他哩！

方佐治 慢慢兒來吧！莊老頭子是個容易對付的傢伙！(下)再會！

章吟秋 小七！小七！

(在屋子裏思索地踱了一回。

小七！小七！……

〔章小七惺惺忪忪的上。〕

章吟秋 躲在那裏？

章小七 老爺，小的沒躲。在臥房裏。

章吟秋 怎麼老叫着不應？

章小七 老爺，屋子大，聽不清誰叫誰的，按一下電鈴不就得了！

章吟秋 （笑了起來）你說的對！算你聰明！我叫你留心辦的事，怎麼啦？

章小七 老爺，小的沒有錢，辦不到。

章吟秋 混帳，這又是什麼事？成天的喊要錢。

章小七 老爺，你說的是。可是咱們要混上他們隊裏去，也得講交拍：「喂！老哥

呀！咱們上清樂園聽清唱去，喝喝茶，談談心嘍！」那就得要錢了。老爺。

章吟秋 誰叫你要這麼做——看來倒像上海出身的包打聽！

章小七 是，老爺，我在上海也混過一年，拜個老頭子，行裏不掛名，可也穿穿藍

褂兒。

章吟秋 （又笑了起來）好傢伙，你就愛的是錢。我不過光祇叫你打聽一下，那些

漢子，到底是哪路數？

章小七 這自然一看就明白，老爺，他們是男漢子，不是姑娘，穿着通藍短褂兒，這麼個，就是啦！

章吟秋 該死的東西！這還有誰不知道的，值得你去打聽，近來他們的行動到底怎
樣了？

章小七 也還有來走動。這麼個大雜弄裏，那裏禁得人來人往呢？

章吟秋 你倒說的乾脆，你倒也推得乾淨。咱們國度裏，就多是這種吃飽飯不做
事的人。眼開眼閉的讓人家尋上門，自己可天塌了也不管！

章小七 小的就沒力量管，老爺。

章吟秋 我叫你把他們捆起來好了！

章小七 那麼還得練兵。他們人多，好漢不吃眼前虧哪！

章吟秋 你也想練兵——練兵做總統嗎？

章小七 老爺別打趣，沒有的事。不過雇個把打手就是啦！

章吟秋 那麼你雇去好啦！

章小七 小的沒有錢，老爺。

章吟秋 好好，有你的。（摘下帽子，掉下一張紙片，同時檢出一張支票。）唔，三萬……唉！够什麼數。（把支票放下皮夾裏，再從皮篋裏拿出三五張鈔票。）拿去！好好兒幹！

章小七（跳蹦起來）是，是，老爺。他們這幾天來的更勤啦！每天總有三四趟。打夥兒的往這門外過，賊頭賊腦的往這邊那邊瞧呀望的。據我看，不是好苗頭。

章吟秋 真的？你爲什麼不早說。

章小七 沒有錢，說了也沒用；有了錢，不說也可幹了。老爺，你說是不是？小七是不愛錢的，跟了老爺十幾年，沒向老爺開過口；弄個巴稅務司做做。但事情可得讓錢來做。有錢可使鬼推磨，老爺，你說是不是？

章吟秋 去吧！去吧（不耐煩似地）別囉囉了！

（小七跳蹦着下。）

（章吟秋在屋子裏踱。看到地上一張紙片。）

章吟秋（唸）「國際舞廳籌備得如何了？別忘記這是咱們計劃之一。」啊！正是！

正是！這裏的情形也不很安全，總得改變計劃哪！（沉思）麗君——聽，這傢伙，可做些什麼？還是那麼忸忸怩怩的！總之是，不錯，不錯，（忽然吟起詩來。）「挽弓當挽強——射箭當射長。殺人先殺馬——擒賊先擒——王！」（舞廳中傳來一陣笑語聲：「來來！再來一杯！再來一杯！」章吟秋馬上斂容，在沙發上坐正。搖頭，抖腿，推敲着詩句似的。）

（朱國柱廳長拿着酒杯，踉踉跄跄的從舞廳出來。高大個子。不很稱身的西裝。陳麗君攙着他。麗君服飾極華麗。有點憂鬱性格。但不很容易表露出來。在一般交際社會裏，是一個善於仰承別人意志的沒有性格的女性。因之也有人叫他交際花。她一手拿着個酒瓶。）

朱國柱 再來一杯，再來一杯！陳小姐！

陳麗君 廳長，不會喝的太多了嗎？（斟酒）

朱國柱 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一飲而盡）哈哈！麗君，你說是不是？

喝酒是天下最最快樂的事！喝酒就是人生，人生就是喝酒……來！來！（身子

搖搖欲倒似的）

陳麗君 廳長，你說的是。可是——

朱國柱 可是還得斟一杯——是不是？（他忽然瞧到章吟秋）哦！原來大詩人章吟秋祕書長在此！那麼，咱們來共乾一杯！（他往山扒台上取下洋杯。麗君也給斟滿了酒。）

朱國柱 敬請詩人喝酒！

章吟秋 廳長，我不大會喝酒。

朱國柱 笑話，笑話，那有詩人不會喝酒的道理。你瞧，我喝了！——你喝！你喝！

章吟秋 廳長，我實在不會喝。麗君知道。

朱國柱 麗君小姐，你知道他——

陳麗君 是的，廳長，祕書長是不會喝酒的。可是吟秋，你就喝一點點兒吧！

章吟秋 可是，麗君，你現在也幫同廳長說話了！廳長，你瞧，你倆是多好的一對

啊！那麼，我就喝一點點吧！（接杯，微飲。）

朱國柱 咱們是一對——很好很好。麗君你說是不是？——可是大詩人吟秋大老

爺，酒味何如詩味好？——

章吟秋 對不起得很，味同嚼蠟！

朱國柱 嚼蠟倒還不錯！不要有酸味就行了。麗君，你說是不是？

陳麗君 廳長正也是，爲什麼要拿我來開玩笑呢。新女子是個獨立的人，也是個自由的人！

朱國柱 哦呵呵！章祕書長吟秋大詩人，這樣，你就有做詩材料了。做酒要發酵，做詩也要發酵，酸素是很重要的——可不是？麗君。

陳麗君 廳長真愛打趣。

朱國柱 那麼再賞一杯吧！陳小姐！祕書長，請坐請坐，咱們品酒座談。（飲）我是個老粗，不懂得詩，但懂得酒。我說，啤酒，啤酒，哪哪哪，像這些酒（指山扒台）是酒中之詩人，而咱們山西的汾酒，便是酒中的武夫。林語堂大師一定是喝啤酒的，因爲他懂得幽默。啤酒是幽默的酒。關老爺可是喝汾酒的。不是喝汾酒不會讓他的臉子老是這麼紅下去！你說是不是？而我呢，也喝啤酒，也喝汾酒……威士忌，白蘭地……最洩氣的便是葡萄酒。這是愛吃甜頭的女士們喝

的！你說是不是——麗君？來來！再來一杯！

章吟秋 廳長，你說的是。——麗君，你怎麼不斟酒呀！

陳麗君 嗯（怨懟地看了吟秋一眼）瓶子裏沒有酒了！

朱國柱 哪哪哪！好小姐，這台上有的是。（指山扒台）

〔麗君走向山扒台去。〕

章吟秋 可是，廳長，我倒有件事問你：近來勦匪的軍事行動怎麼樣了？

朱國柱 這個——唉！唉！別說起！喝酒吧！麗君，你來，坐在我這邊，勦匪是勦

不完的一！別提起這個了。酒呢，我倒生怕會給我喝光——嚶嚶，咱們還是喝酒吧！

章吟秋 聽說全國的大軍都調到四川，陝西那帶去了，這是真的嗎？

朱國柱 就是國都裏調得一個不剩，也不關我們的事。詩人，你祇管做詩，我老粗也祇管喝酒！可不是，麗君，有快樂可享總得享樂，待到沒有快樂可享時，不就是大家滾蛋？來！來！斟上一杯！

章吟秋 那麼，真的，咱們近來城防是很空虛嗎？

朱國柱 詩人，別提這一套了！這會叫我頭痛！咱們什麼都空虛——就是咱們的大總統吧！也就因為覺得自己太空虛了，不敢跟××打仗。權力是要的，但實力更要緊。……實力可不在咱們手裏哇……唉！別提了！（飲）

章吟秋 你說實力——那可太客氣了！廳長，我不是當面逢迎你，先論這首都，廳長的實力，也不會比大總統差什麼，雖然他握有全國的兵符。我要是你，這時候那倒可跟大總統講些條件呢！

陳麗君 祕書長，你倒是真愛講條件的！（提醒似的）對誰都講條件。

朱國柱 啊啊！講什麼條件呢！大總統一直看得起我，一直讓我喝下酒來，這個條件，我已經很够了！——很够了！好小姐，你再斟吧……我喝，我喝！……

〔麗君斟酒。朱國柱不絕的喝，終於醉倒，大吐起來。——睡去了。〕

陳麗君 （推着他）廳長！廳長！（怨懟地瞧着吟秋）睡死了！真是個有趣的人。

〔啞場二分鐘。〕

〔麗君突然走向吟秋去。〕

吟秋，你好殘忍！讓你自己的愛人，去陪着別人歡笑作樂，而你倒還看得極平

常，有趣似的。你沒有把我看在眼裏，你太捉弄我了——

章吟秋 胡塗的孩子，難道我還會辜負你——你得想得開一點。現在總之是一切得這樣做。

陳麗君 可是我——我忍不住了，我再也不忍不住這樣做了！我也知道，你也許是愛我的。可是我終摸不透你的心。你要我在社會上做個交際花，在祕書廳裏做一個花瓶，現在，你又要我在這裏……唉唉！一個沒丈夫的公館的女主人……一個賣淫婦的身分……你真的打的是什麼主意？

章吟秋（憤憤地離開）胡塗的孩子。你要的是現在，我要的是現在也是將來。但爲了將來，我們又何妨犧牲現在！……我還要問你，國際舞廳的事，進行的怎麼樣了？

陳麗君 你莫非利用我的愛情！我不願再這麼過下去了！

章吟秋 但我要你服從我的命令！你非這樣過下去不行。要不然，那麼我會收拾了你。

陳麗君（走向他去）你說什麼？你說什麼？

章吟秋 我說一就是一。——記住：國——際——舞廳——這四字（突然向舞廳洞口進去）

陳麗君 好好！你這狠心的……（幽泣）

〔費娜從右邊上。〕

費娜 這回可給我躲過了！再也找不到我了！真是一隻豬！（忽然見到醉着的朱廳長和幽泣的麗君）啊！——怎麼一回事？（走向麗君去）麗君！麗君！誰欺侮了你？

陳麗君 姐姐，沒人欺侮我。我想起舊事來，心裏也就不好過了。

費娜 麗君，你居然也有不暢快的舊事嗎？

陳麗君 人是都有她那一段傷心的歷史的，費娜！你別以爲我陽氣，我陪着人笑，陪着人尋樂，可是我也不是十分胡塗的人。我有我的苦處。

費娜 哈哈！真看不出，我們中學校裏的樂天派的皇后，還有這一套人生哲學呢！

陳麗君 時光把我磨練得老了，我也啃到蓮子的核心了！

〔朱國柱鼻聲大作，輾轉着。〕

費娜 可是把苦的核心嚼上又嚼，也會有甜味來呢！

陳麗君 不，費娜，我現在老是被一種想頭苦住。好姐姐，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女孩子，小時候看到過那播穀的情形。穀稅一起在播箕裏，跳着，抖着，隨着播箕上下，醜的一粒粒的播出去，好的留下來……現在有二十年了，我不見這情形，但我看到我自己，竟也是人家播箕上的糠粃！

費娜 但我們可不讓播出去，叫他們儘播儘播，叫他們出一身大汗。

陳麗君 我在別人的播箕裏跳蹦着，看來倒是快樂的——我怎能不快樂呢？但我也看着別的女孩子，一個個的被播出去，她們有的性子硬，不肯跟着箕子上下，給播出去了。我呢，還得任人家播弄，看着別人喜歡，苦惱，跟着別人喜歡，苦惱，這麼着，也有二十來個年頭了！

費娜 麗君，你是不是說現在的生活——你厭了！

陳麗君 是的，我厭了！我要有着落，再不能飄飄然過這麼一生了！

費娜 那麼誰叫你這麼幹呢？

陳麗君 爲了愛，爲了我要有個着落。

費娜 爲了章祕書長嗎？

陳麗君 唉！姐姐，我捨不了他。但他偏要這麼辦，在他面前，要我把愛情出賣給別人，他太殘忍了！

費娜 要是我，我就出賣得更厲害，叫他在殘忍裏感到苦痛！他們玩弄我們，我們就玩弄他們——人是不能單被別人利用和玩弄的！

（朱國柱唔唔的哼着，轉側，但又呼呼的睡去。

就看這醉鬼吧！你知道他嗎？我早就認得他，他也是利用別人的生命，當作最大的賭注，活下來的。

陳麗君 他人倒好。就祇愛喝酒，胡塗點兒吧！

費娜 麗君，胡塗也就是罪惡。（低聲，走得離朱國柱遠了一點。）十九年的時候，他在武漢當警備司令，他成天拉出人去槍斃，偉人們彷彿自己就是歷史創造者。歷史放在他們的手裏，以爲可以任憑自己塗抹的。年青的全都殺光了，這世界也就是他們的了！他胡塗，但他也一樣執行了這任務！成天的簽着字，也成串的拉出去槍斃了！他喝完了滿杯的酒，也喝盡了青年們的血——這裏也

有我庶華的一杯！

陳麗君 費娜——你別說這悲慘的故事了！我怕，我看他醒了沒有？

〔走向國柱。——推着，喂喂的叫着。朱國柱仍然呼呼的睡着。〕

費娜 可是他對革命有什麼功勞呢？就祇這一點，革人民的命，這是他的功勞。哈哈！說起來可真好笑呀！在北伐的時候，我們也參加過軍隊工作。我知道他，有的就是投機的本領。大概是一九二六年的冬天吧。他領着隊兵駐在瑞昌，不，也許是黃梅吧，不，總之是記不清了，他是預備去攻打九江的。我們的軍隊正攻打着馬迴嶺。三團人抵擋了孫傳芳的三旅，這怎麼能行呢？我們長官是勇敢的：限令兵士不許多帶子彈，用完了自己的子彈就得拿敵人的子彈來用，——可是敵人的來勢太兇了，我們長官發了一道命令向他去討救兵，他按兵不動，再向攻德安的友軍去討兵，德安也正打得兇，實在分不出兵來。我們的長官，沒辦法，祇好放出預備團去衝殺了。這叫敵人見了發慌，以為大兵到了！全軍崩潰了，咱們攻下了馬迴嶺。他就悄悄地進兵九江，把九江佔領了！——得了頭功。可是聽說，這還是他的副師長做的事。軍隊急行軍到九江，他還是

醉得醺醺的沒有醒呢！用擔架扛着去的。

陳麗君 哈哈（大笑）這倒有趣呢，用擔架扛着的司令官！這是程咬金，福將，怕也有命吧！

〔朱國柱被笑聲震醒。〕

朱國柱 對呀！麗君小姐！人是有命的！我就命該喝酒！喝酒就是我勝利的開始——我勝利的終點！來（又抓起手邊的酒杯）啊！這位是費娜小姐嗎？那麼請！

（舉杯）

費娜 廳長，你可要跟我賭酒嗎？（笑着走近去）

朱國柱 是！麗君，那麼你斟酒吧！

〔麗君從山扒臺上拿來酒瓶，斟酒。〕

朱國柱 費小姐，乾杯！

費娜 廳長——乾杯！

〔麗君再斟。〕

朱國柱 好極！勇敢的姑娘——再請！

費娜 善心的廳長——乾杯！

〔突然舞廳的燈光發亮。樂聲驟作，朱費同時擲下了杯子，起舞。章吟秋自舞廳出，挽麗君共舞。兩對舞侶向舞廳舞去。莊茂源從右邊門上。〕

莊茂源 費娜——費娜！

（幕從舞影雜沓中漸漸下）

第二幕

時間 一星期後的下午。

地點 警察廳副廳長的辦公室。

佈景 舞臺的左側；約佔舞臺三分之一弱，向外遮住一條板壁。有門，通出入。釘一塊木牌。黑底白字：「廳長室」。門常掩，偶然開啓。

廳長室與副廳長室相隔僅一壁。旁通小門。副廳長室的正中的壁上，掛着總理遺像，和「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兩個直條。右側也開有一頭小門，壁上有電話機兩個。寫字臺放在右側的一角。桌上又有電話機兩個，室的左側及中間，擺上四把沙發椅。前有小圓桌一。

幕啓，副廳長冷鐵生，軍裝，臉子極森嚴，正在一手拿聽筒聽電話，一手執筆疾書。

冷鐵生 唔唔！可以。我馬上叫祕書長辦！是哪裏？什麼學校？——什麼——育才中學？……還有……女子法政講習所……兩張？……喂喂！老馬！此刻你們在哪兒？唔唔！好！我知道了。

〔放下聽筒，馬上按起叫人鈴來。聽差入。〕

聽差 廳長！

冷鐵生 叫祕書長來。

〔一個戴老花眼鏡的祕書長，在他身上保留着封建時代的一切特徵。他儂着背進來。〕

冷鐵生 唐祕書長，你給我立刻辦好兩張搜查證。拿去，照這地址專差送去！

祕書長 是，廳長。可是這搜查證，是往哪兒去搜查的呀？

冷鐵生 往兩個學校去搜查的。我也寫在這裏了。

〔祕書長拿了便條，抽身出去。〕

冷鐵生 且慢。祕書長，你就在這兒辦吧。立刻——我叫你立刻在這兒辦好。

〔冷鐵生離了案。〕

唐祕書長 是！是！（向副廳長案前坐）。

〔冷鐵生在屋子裏轉了一個身，拿起小圓桌上的報紙來看。這時朱廳長跟陳麗君從台左側上，聽差立刻出來打開廳長室的門。二人入內。冷鐵生聽到隔室有聲音，便輕輕地機警地把左側通門，微微地打開了一點。廳長室內，便有聲音傳了出來。〕

麗君的聲音 有一禮拜了呢，怎麼還老沒有批下來？

廳長的聲音 混蛋，全都是混蛋！全廳的人員都愛跟我鬧別扭！等我問一問看。

〔廳長室一陣叫人鈴響。〕

廳長的聲音 叫祕書長來！

聽差的聲音 是！是！

〔廳長室靜了一下。〕

廳長的聲音 的確也少不了的。陳小姐，你說是不是？是個國際觀瞻的首都，應該有這樣一個聯絡中外人士的感情的地方。

麗君的聲音 這是娛樂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娛樂——比那上畫舫，聽清唱總好的多

了！廳長，你說是不是？

〔冷鐵生微微的發笑，領悟似地點頭。〕

聽差的聲音 廳長，祕書長在副廳長屋子裏。

廳長的聲音 好好！那麼陳小姐，寬坐一回，待我去問了來！

〔叩門聲。〕

冷鐵生 〔傲然地坐正。〕進來！

〔朱國柱一身軍人的裝束，入。〕

冷鐵生 哦！廳長！〔站起〕請坐！

朱國柱 你好！鐵生兄，咱們雖在同一個屋子裏辦事，彷彿也很少見面的。您近來

益發煥發了！——喝過酒？〔坐下〕

冷鐵生 廳長總愛說笑。我看自己是——沒什麼改變吧。

朱國柱 人是難得有改變的。鐵生兄，你說是不是？咱們近來廳裏的公事多吧。彷彿

是很多的！是不是？

冷鐵生 廳長，有的辦就是了。要不然，人們全都安分守己了，警察還有嗎用？哈

哈！（強笑）

朱國柱 那很對，公事總得找着來辦，那才合革命精神——呢，真的是，鐵生兄，是不是咱們近來廳裏公事辦得太慢了一點呢？要是這樣，那就很缺少革命精神了。

冷鐵生 是，廳長，的確缺少些革命精神！但廳長要查問的，是哪一件公事？

朱國柱 有一件請求設立國際舞廳的公事，冷廳長過目過嗎？

冷鐵生 唔，還沒有。（轉身）——喂！唐祕書長！

唐祕書長 是！是！廳長！（站起）

冷鐵生 你聽清了廳長的說話沒有？

祕書長 什麼？（放下老花眼鏡來）

朱國柱（站起）有一個陳麗君女士，來請求設立國際舞廳，以壯首都觀瞻的案子，辦到過沒有？

祕書長 哦哦！剛纔看到了摘要，可還沒有批交那一科辦。

朱國柱 那麼你馬上發下去叫他們辦呀！這是一件大事情！外國人全說咱們國家政

治不行，就爲的缺少這樣一個國際舞廳，不能招待國際人士，聯絡聯絡感情，鐵生兄，你說是不是？

祕書長 是是，廳長說的是。

冷鐵生（輕輕地一笑）廳長，前回這裏商會裏上了一個呈文，要求實行公娼制度，推廣營業範圍。總理批示照內政部和咱們合起來核辦。大總統知道了這事，下了一道手諭說道：着無庸議。這事，你的意見怎麼樣？

朱國柱 大總統的手諭難道會錯的？這裏不是商業都市，不要娼妓們來興碼頭。國際舞廳這就不同啦——這裏，我說過，國際的觀瞻所在啊！

祕書長 可是，廳長，這事我決不定應該發交哪科辦理。咱們廳裏辦事細則，我都查了一查沒有這一項規定。

朱國柱 你說什麼？（生氣似的）

祕書長 哪哪哪，廳長，我是說，舞廳這東西，頗和治安有關，看來可發交保安科辦去。但這也是營業性質的，又可發交社會科辦去。這回廳長又說是國際觀瞻所繫，那麼是應該放到總務科的交際股裏辦去了。

冷鐵生 嚇！（冷笑）怕還應該發交待務科辦去吧！

朱國柱 不，不，發交待務科辦去就是了。這也有什麼難的，分科分不了的，總務科全都可辦。總務科就是總而統之的一切都可包辦。

祕書長 是，是！廳長！

〔電話鈴響。冷鐵生馬上接過聽筒。〕

冷鐵生 是，是！立刻就送來。（放下聽筒）唐祕書長，馬上把這搜查證先辦好來！

祕書長 是！是！廳長！

朱國柱 唐祕書長你馬上把那件公事辦清來！（退到自己的辦公室去，把門闔上）
祕書長 是！是！廳長！（坐正）

〔冷鐵生在屋子裏踱了一回。左首廳長室傳出男女笑語聲。朱廳長送着陳麗君出來，告了別，朱廳長回到自己屋裏。〕

〔在冷副廳長的房子後面，發出一陣聽差和一個女子的談話聲。〕

聽差的聲音 找誰？

女子的聲音 找冷廳長。這兒有他給我的特別接見證。

聽差的聲音 哦哦！那麼請你進去！

〔右側門有叩門聲。〕

冷鐵生 進來。

〔是費娜。西式的裝束。〕

冷鐵生 唔！請坐！唐祕書長，辦好了沒有？

費娜 謝謝廳長！〔坐在圓桌旁的沙發上〕

祕書長 辦好了！辦好了！〔起立〕請廳長過目。

冷鐵生 不必了，蓋了印，你馬上叫聽差送去。

祕書長 是，是。

冷鐵生 關照聽差，沒有叫，可別來這裏！

祕書長 是，是！〔鞠了個躬，下去。〕

〔冷鐵生把兩邊的側門全都拴上。〕

冷鐵生 怎麼了？費娜。

費娜 你說的是什麼事情……啊！我真的還不會透過氣來呢。（有點兒撒嬌似的）
冷鐵生 那麼，請寬坐一回兒……我問的是那個公館，到底是什麼機關？

費娜 你看是什麼機關呢？（頑皮態度）

冷鐵生 就因為算不定，所以叫你打進到裏面去。看他那樣闊氣，自然不會是叛黨的機關。但是現在的叛黨專採取外圍擴大的政策，利用愛國的題目，救亡的名義，組織了什麼人民陣線。這裏面就有很多的學者名人和達官要人，因之，我想這機關大都是和那些人有關係的吧。

費娜 既然你這樣想那麼你就這樣辦好了！你還要我打進去做什麼呢？

冷鐵生 費娜，你真是個天真的女人，不能擔任這一個工作。

費娜 廳長大人，我可不要擔任這一個工作呀！你威脅着我，你硬派我去擔任這些工作呢！

冷鐵生 我要你學習這一工作。我們之中需要有你這樣的人做這一工作。

費娜 但是我是個神經麻木了的人，實在做不了這一工作。

冷鐵生 費娜，這你怎麼說呢？你是我們裏面最聰明活潑的一個。

費娜 但我現在是神經麻木了。聰明活潑的是年輕時代的費娜，不是今天的費娜！

冷鐵生 不，不，我們的費娜，還是年輕活潑的。

費娜 廳長大人，那你可錯看了人了。一個連自己的愛人，讓別人害死了，她還活得下去，她還跟愛人的情敵一道活下去，這樣的女人，還不神經麻木嗎？——

廳長大人，你想，我還可學習些什麼呢？

冷鐵生 你不必提起這些過去了。而且你也不應該向我再提起這個，你應該得好好學習，我們都原諒了你。

費娜 感謝你們的原諒——我是可以活着了。

冷鐵生 但你必須學習：我告訴你，深入是我們工作的第一件事。不論如何的團體，我們都要設法加入去。既然在這一團體裏了，你就必須有忠實於這一團體的表現。而且，人們總是辣椒的民族，厭惡平實，歡喜激烈。我們打入去的分子，不但要處處表現出自己工作的努力，而且還要時時發表些激烈的主張；這樣，你才能從下級幹部昇到上級幹部。知道了他們全部的祕密，於是來個大破獲！

費娜 唔！這是個好辦法，你就是要我這樣地深入到那一機關裏去嗎？

冷鐵生 這是一般的原則與方法。但你這一深入的工作，你更須用在你那學校裏，你要盡量聯絡學生，和學生有好感了，加入他們的團體，你一定會被推舉作領袖。你再從自己一個學校，發展到別一個學校，知道了所有首都人民陣線派在學校裏的活動。再從學校發展到其他方面，這樣工作就開展了。所以我們工作的第二個原則是發展。

費娜 那麼還有第三個原則嗎？（故示虛心與莊重）

冷鐵生 自然還有。費娜，你能這樣虛心學習，那就叫我安心了！你對我的用處，一定非常之大的。第三個的原則便是追根——自然也可以叫做「長線放遠鶴」。你知道了某一不穩的分子，在那些地方活動，你決不能立刻逮捕他；但得緊緊的跟住他。從他的出入的場所，接觸的人物，一個個來追求線索，然後給它一網打盡。但是要真的一網打盡是不可能的。如其叛徒們全都捉光，那麼我們還有什麼工作可幹呢？

費娜 大概需要做些翻戲了吧，我聽說上海吃這門飯的善於做翻戲。

冷鐵生 費娜，你實在聰明！也可說是翻戲。但我們卻是叫做放種子。我們必須網開一面，留下一些種子，動也不去動他，使他自己再來掙扎，再來組織，再來擴大，我們再來跟蹤，再來偵察，再來一網打盡！

費娜 但還是網留一面吧，是不是，鐵生！

冷鐵生 正是，費娜！但對敵人我們是不能絲毫留情的。這個我們並不是姑息他們！我們是要製造加倍的打擊給他們。並不是我們製造偽證，但因為削弱他們的影響，我們不得不把證據不確實的，那些為他們所影響的羣衆，也給以株連。打擊核心的第一件事，是打擊周圍，是打擊影響的羣衆。也並不是我們故意歪曲宣傳，我們為削弱他們的宣傳影響，必須塗抹他們的面目：說他們殺人放火，奸淫擄掠！說他們是黃巢和張獻忠的後代！所以我們最主要的事：是首先得消滅人民陣線派！便是有誣陷，便是有冤失，也是為中華民國的歷史所允許的！費娜，你可知道，歷史原本是殘酷的！

費娜（突然站起）鐵生，我完全領教了！歷史是殘酷的！我們不够殘酷！我感謝你，告訴我你們全部的作風，那麼我可以去開始你們的工作了！是不是？

(怪笑)

冷鐵生 但你的深入工作的成績怎樣，還沒有報告呢？費娜！

費娜 鐵生，還須報告嗎？那麼我說，這不是一個叛黨的機關，也不是人民陣線派的！

冷鐵生 那麼是什麼機關呢？

費娜 (變色) 可還不是你們這一膿包裏同樣的貨色！是殘酷的歷史的全部告白！

你們就在那裏潰爛起來了！

冷鐵生 (嚴正) 費娜！你說什麼話？

費娜 (冷笑) 哼哼，你別嚇我！你聽清！我說，那是你們一個膿包裏潰爛出來的毒蟲！那些毒蟲們，在那裏集合：唱呀！笑呀！喝呀！玩女人呀！胡天胡地的過日子！——唱出了你們的輓歌！

冷鐵生 (抓住費娜的手臂，緊緊地。) 費娜！你說話得小心！你要認清楚：革命便是一切！革命統治着這世界！你不能侮辱革命！侮辱我們的總統！你也不能侮辱我！

費娜（掙脫了手，大笑）呀！好個革命！玩女人也須有革命精神，殺人也須有革命精神！這就是一切了！

冷鐵生（發抖）費……費娜！你不能侮辱……我！

費娜 哦，廳長大人！你可別擺這架子，我是費娜，你是鐵生，我就要侮辱你——你又怎麼樣？你說革命，你把你最好的朋友庶華的命都革掉了！你現在又想來革我的命了嗎？

冷鐵生 費娜！我有權命令你不許再說這話！這裏是副廳長的辦公室！我要你報告你的工作成績！

費娜 啊唷，好個副廳長，我認得你是什麼副廳長，我認得你是冷——鐵——生！
一個劊子手！

冷鐵生 低聲！

費娜 一個叛徒！一個褐衫團的首領！你算什麼？你是一條最卑劣的爬蟲！

冷鐵生 放莊重點，費娜。（抽出手槍）

費娜 哦唷！我怕你這個嗎？我看得多，我也聽得多，我也活够了！你要我怎麼

樣？

〔費娜揭露自己的胸口，向手槍口對去。〕

冷鐵生（低下頭，把手槍放上鞘）唉！費娜！你直到今天還不知道我的心！（痛苦的沉默。突然又興奮起來。）費娜！你可不知道，我多麼疼你，愛你，憐惜你！

費娜 哼！你的愛值幾文錢一斤？

冷鐵生 唉，費娜！你太使我痛苦了！你太使我痛苦了！（苦痛的沉默）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前夜，我們一塊兒在上海一個大學裏讀書，也一塊兒工作。我們

——我和你、和庶華，幾乎是像三個同胞兄妹似的。我們有時上吳淞看海，看月亮，你美麗地攤臥在海灘上，唱着歌，唱着新中國誕生的歌，庶華唸着高爾基的海燕的詩。暴風雨是要來了！我們都要做一個海燕飛去，飛向遼遠的天邊，飛向祖國的心。費娜，你那時是多麼活潑，多麼可愛。我們之後真的向祖國飛去了，我們乘着一九二六年狂風，我們飛上廣東，我們飛過衡山，我們飛上湖北，江西，我們又飛到漢口，——回到上海。然而，海上的風信是不可靠的，

我們做了折斷翅膀的海燕，我們都被拋進到牢裏去了。但終於我們又恢復自由了——

費娜 從那時起就被他們收買了嗎？

冷鐵生 不，費娜，我絕對沒有，我們不是又重新走向那所謂光明的王國去了嗎？

我們不是又在所謂社會主義的祖國吃了兩三年的麵包嗎？

費娜 誰知你不是帶了他們的使命去「深入」和「擴大」呢！

冷鐵生 不，決沒有這一回事。可是老實說，這光明的祖國，沒有給我什麼好處。

小小的一羣留學生裏，還是各人爭各人的地位和權力，各人組織各人的小派別。

費娜 這說的恐怕正是你自己吧！你已經走入托派的路。你有你的小組織。

冷鐵生 革命對於我，不是反抗，就是壓迫反抗！托洛茨基，反抗斯太林的官僚主

義，爲什麼不是革命呢？

費娜 而你現在壓迫反抗者，正也是你的革命主義吧！

冷鐵生 費娜，你別挖苦我了！我對你——對庶華是祇能盡忠告的！我那時顯然看

出庶華走上迷途了！他不肯用腦子來想，他總阿附那些領袖們，擺着指導者的面孔……

費娜 但再也沒有比褐衫團的領袖更有一付指導者的面孔了！

冷鐵生 （儘自說下去）我那時就向庶華進忠告：我一定要把庶華拉過到我們這一邊來。可是他告發了我，我被拘禁起來了！這是庶華給我最好的一門功課。他賣了友！

費娜 但他不能出賣革命——真正的革命！

冷鐵生 我因此恨庶華。可是我對你呢，我祇有可憐你，你盲從庶華！

費娜 不，我不盲從他，我愛他——我也愛他所愛的真理！

冷鐵生 但等我自白了錯誤，恢復了自由，你們倆已經回國了！你們對我的隔絕和拋棄，這使我更想佔有了你們——你們兩個的生命，你們兩個的靈魂，我全都想佔有。

費娜 是這樣你回來報了到，做褐衫團的首領，把庶華和我逮捕起來，而且把庶華殺了嗎？

冷鐵生 不，你不要誤解我，那我不知已經跟你聲明過多少次了。我恨他，但我還沒有存心害他。是我來不及救他。

費娜 是你爲了我殺他——可不是？

冷鐵生 不，不！我沒有存心要害他。他太倔強了。但我，我也確實爲了你——我苦痛！我也想殺了他！我還爲了我的榮譽，我的地位，我的金錢——我非殺了他不可！這是我對你最忠實的自白——我是多麼愛你。二十年了，二十年的心事！

費娜 可是你就這樣放了我？

冷鐵生 是的！我愛你！我不得不這樣做！

費娜 可是你買得我的愛情，是幾文錢一斤？

冷鐵生 但是——費娜，你不能不承認：你已接受了我的愛情。

費娜 那是你引誘我墮落。唉！人最可怕的倒不是遇見了死！人最可怕是在死境裏給他打開半面活的門。你從活的門上引誘我；你指着黑的陷阱裏，叫我墮落！……啊！我真的墮落了！這是怎麼一會事呢？我向你投降：我聲明我不再做政

治活動，做個自由職業者，終我一生……我當初也以爲這樣可以守住自己被侮辱了的清白……然而這是多麼大的夢呵！……人是會有這樣超然的自由嗎？……我彷彿站在波濤洶湧的海灘上，我不能排拒這襲來的波濤，屹立不動，我跟着沙石，跟着貝殼，跟着一切應被時代淘汰的脚色，一齊隨着退潮——這政治的退潮呵！我漂去了！我浮沉在黑海裏，我被黑海所包圍了，我的身上也不得不發出那將要腐爛之前的一種鹹酸的氣味……我厭惡它，但我還得聞着它……我聞着它……我竟不能抗拒的墮落了……啊！庶華！這是我的軟弱！……這是我犯的錯！借你的靈魂——借你聖潔的靈魂，超拔我，援救我吧！……（苦痛，咬牙，抱頭低泣。）

冷鐵生（冷笑）可是，費娜——你別再那麼玄學家似的瘋狂了！什麼是庶華的靈魂？我要的便是權力！我要把我的權力顯示在這上面！（拔槍）這就是我的一切！我將會有一天，握得了這裏（指地）的最高的權力——那時，費娜，我將要娶你，叫你高昇。

費娜 呸，我可一點也不稀罕你這權力！我——我——唉！我不過已經從活的門上

出來，我就不易進到死的王國去了！唉！我——我——我爲的還想活，我出賣了我的肉體！但我也要把我的肉體去暴露你們男子的醜惡！什麼人樂意我來暴露，我都願意，尤其是你，我要你在我的肉體上找回你的羞恥，找回你的良心，找回你的人格……在這裏，你可聞到你的好朋友庶華的齒痕，庶華的血……你可不夠嗎？

冷鐵生 唉！唉！費娜！停止！停止！我命令你停止！我要你說出那公館的祕密。

你現在是我們祕密隊員之一，我要執行鐵的紀律！（舉槍指揮）

費娜 哦！是，不錯！我是你們隊員之一。那麼，隊長先生，你聽清：那還是你們同一個膿包裏潰爛出來的毒蟲！不是什麼叛黨的機關！是個怪公館，是個臺基場，是那些臭官僚們作樂的血污地！

冷鐵生 沒有別的作用了嗎？（強作鎮定）

費娜 也許有，也許沒有。

（案上電話機忽然又響了起來。冷鐵生馬上接過聽筒。）

冷鐵生 是誰？——老馬……你說什麼？京都大學附中！怪極！（眼光直拋到費

娜身上）那邊，女子法政講習所和育才中學那邊呢？……帶到了十個。有重要分子嗎？……什麼，你說，區委——在哪一學校裏？……呃！還沒有落網嗎？……就在附中（眼光又落在費娜身上。）怪極！……

費娜 慢慢！鐵生？

冷鐵生 噯，待一回兒（按住聽筒）費娜，你在附中——我命令你在附中工作，你幹些什麼？

費娜 我幹的是保護工作。我要保護這些孩子們！這些有良心，有人格的天真的孩子們！我不能作無恥的翻戲的勾當，讓爬蟲們來吃孩子們的血！

冷鐵生 好！費娜！有你的。（再拿起聽筒）喂喂！是老馬嗎？供出了姓名沒有？

……姓金！金什麼——哦哦！金旭！旭日的旭！好！你立刻去逮捕他！……

〔費娜這時乘冷廳長不備，偷偷地走到冷的背後，乘機撥了個電話號碼。〕

冷鐵生 那麼——你自己來一趟，再逮捕不遲……但得立刻派出人去，守住！……

費娜 喂喂！是密斯脫王嗎？立刻立刻去通知金……

冷鐵生 什麼？（回身抓住費娜的聽筒）你發癡！你破壞我的計劃！

費娜 我成全你的良心，成全你個人的人格，成全你國民的天職，哈哈！我的任務早完成了。（掛上聽筒。）

冷鐵生 真的？——（又拿起聽筒）老馬！老馬！老馬——該死的！怎麼又掛上了！（放下聽筒撥了一個號碼。）是中心旅館嗎？叫老馬聽電話。……怎麼，已經出去了嗎？還有誰在那裏？……啊啊！不用了。（掛上聽筒）——費娜！我要逮捕你！

費娜 好極了！我會在全監獄裏去宣佈你的罪狀，你買不了我的心，你又要殺我了！你是世界上獨一無二最最殘酷，最最殘酷的劊子手！

冷鐵生 你敢？——啊！是！

（馬上到壁上的電話掛機上撥了一個號碼。）

是東區派出所嗎？……叫朱所長聽話，我是冷副廳長！……你是朱新！請派出武裝警察包圍了京都大學的附中——知道嗎？附中……！搜查證！立刻由老馬帶來，不許放一個人出入！知道嗎？……逮捕誰？老馬自然會來照料的！（掛

上）

費娜 哈哈！鐵生，親愛的！你別費心機了！

冷鐵生 （眼中飛出血絲）費娜！這是你說的話！（坐下在案旁）

〔費娜走了過來，拍拍他的肩頭。〕

費娜 親愛的鐵生！我真的想成全你的良心，你的人格，你的國民的天職，爲了我們將來的幸福。

冷鐵生 但是，費娜，（馬上顯得軟弱似的）你還得成全我的事業！我爲了你，我一定要創造個偉大的局面，創造個得由我支配一切的世界！我們要做這樣的一對創造歷史的海燕呵！

費娜 鐵生，你只要允許我不逮捕金旭，我一切都可以爲你犧牲！

冷鐵生 你爲什麼一定要成全他呢？

費娜 因爲他是個有爲的青年，是個再好不過的學生，是一個純粹的中華民國的愛國青年。

冷鐵生 也爲了他是一個叛黨？

費娜 不，不。鐵生，你也是過來人。你懂得這世界的將來，將會是個什麼樣的天

地？歷史的路，雖然你有力量叫它轉幾個灣子，但你不能拉它往後走。我是真心要成全你——你的良心，也是成全你的事業。我們應該看重一點年青的一個世代了。他們全都是正直的！純潔的！我們是落伍了！我們可以讓自己腐爛，潰滅，死亡，但我們不能阻止別人的新生！看到別人的新生，邁進，我們至少也得增一份微微的喜悅。我們沒有別的貢獻，給這新的中國了，我們也得用微笑，裝點自己的死亡，看那新的中國的誕生吧！

冷鐵生 你全是一套胡說。

費娜 再說呢，金旭也不是個叛黨。他不過是這樣的一個青年：看着祖國的土地，一塊塊的給別人佔領了去，聽着祖國的同胞，一天天陷在水火中間，他，下着淚！他，咬緊牙關！他，捏住了拳頭……他在暗夜裏哭泣，他在白天裏奔走。他是這樣的幾千萬的青年的一個，你能殺掉他，但你不能屠殺這廣大的土地上幾千萬的青年……

冷鐵生 你也還是胡說！

費娜 親愛的，鐵生！我總有一天會愛上你：祇要你多一份民族的立場，少一份自

私！你得做個民族英雄吧！告訴你，你應該把你的工作，更放得大一點！你們不能再逮捕愛國的青年了！你們要爲保衛這祖國，這祖國的土地，這祖國的人民，做一個真正的格拍烏的首領！你們的工作，應該向反奸工作上展開啊！

冷鐵生 先安內而後攘外，你難道還不知道我們的鐵則？

費娜 但是，鐵生，親愛的，反奸也是安內呢！

冷鐵生 這自然是我們要做的。

費娜 那麼我告訴你，這怪公館也不是臺基場，也不是鹹肉莊——照我估計是——

（附着鐵生的耳朵密語）

冷鐵生 真的是！那麼——好！（立刻又在台上電話機上撥了號碼。）喂喂！亞洲飯店，老周在嗎，叫他聽話……（按住聽筒，）費哪！你說的是真話？你不騙我？那好極了！（又向聽筒）……是老周？我命令你，立刻放出步哨線去！便裝！向那個怪公館！——你知道，金剛寺巷六十號……

（忽然右側門上有叩門聲。冷鐵生按下聽筒，去了栓。老馬——一個真的馬面似的棕黑色臉的男子，走了進來。便服。屁股兩角顯得很突出，這可見是

他至少有兩管以上的手槍。

老馬 廳長！案子複雜得很，幾乎牽連得極多。噯！費哪小姐，老朋友，你也在這裏！

費娜 馬先生，多承你記起！你也辦過我的案！現在怕又要辦我的案子了吧！

老馬 說哪裏話，說哪裏話。實在對不起，廳長，費娜小姐在這裏，我也不妨直說，這回逮捕的有大多數是人民陣線派。自然也有二個是叛黨。費娜小姐呢，她也是——

冷鐵生 不，老馬，我知道——費娜小姐是我派出去的！

費娜 冷廳長你說謊！

冷鐵生 老馬，你說你的！費娜小姐還爲我們開拓了更大的也更重要的工作，我已經派老周去了。

老馬 哦！原來如此。正怪廳長的線索這麼多。這回也是廳長交下的線索……全城有二十個中學，三個大學。可是這案子竟牽連到二十一個中學，二個半大學。

冷鐵生 這怎麼說？

老馬 這是說加上一個大學的附中，半個不上不下的女子法政講習所。

〔忽然壁上電話機命令地作響。老馬非常機警地拿下聽筒。〕

老馬 打給誰？……我正是。……

冷鐵生 又出了什麼案了？

老馬 什麼，還有暴動計劃？真的！……呃呢！你說……示威。什麼日子……總理的擒住嗎？……女的……唉！這個你們弄錯了！廳長知道——冷廳長知道。

〔案頭左面的電話機又響了，冷鐵生給抓了過來。〕

冷鐵生 是誰？朱所長，唔唔……你說……

〔另一隻案頭電話機又響，冷鐵生又用右手抓起攔在左耳上。〕

冷鐵生 是老周。唔唔！你說……（把嘴湊到左面那聽筒上。）老馬，馬上就來。

……什麼，已經搜查過了。金旭呢……笑話！……你說。朱所長……（又把嘴湊到了右面聽筒上。）這行！很行啦！……老周！你記住，連晚上十二點鐘以後也不許撤掉步哨線。（又向左邊）……朱所長，喂，那麼向他親戚家去……

不管他什麼司長，總長，祕書長！一定得把他交出來！（又轉向右）唔唔！老周你辦的什麼事？難道夜班就派不出人，你昏頭！（拍的一聲，把兩邊聽筒都放上了。）

老馬（同時）唔唔！……那好，叫老孫過來……

費娜（已經靜靜地抓起報在看）唉！廳長，我看你們實在也太辛苦了。這世界彷彿已經沒有做人應有的一份安閒了。

冷鐵生 那沒有辦法。費娜小姐，現在可以隨你的便了。——但還得繼續那一邊工作。

費娜 那麼，馬先生，是不是你還要我就在這兒呢？

老馬 笑話笑話！費小姐多多幫忙，咱們是同志啊！

費娜 唔！是同志！那麼握手吧！再會，鐵生！

冷鐵生 你明天在亞洲飯店來見我！再會。

「費娜下。」

老馬 廳長，這是怎麼攪的呀！（發跳）

冷鐵生 不去管她！——她是一個好人！她會幫助我們事業的成功！

老馬 不，廳長。她而且是他們中間的一個重要角色！

冷鐵生 但也是一個腐敗角色，實在是個墮落的靈魂。但是她還有生命的火！

老馬 不，不。廳長，我知道你和她有同學的關係。但我們不逮捕她，我們又怎麼逮捕別人呢？老孫過一回會來對您說的！

冷鐵生 我命令你，也命令老孫，不許說這一件事！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是沒有知道咱們組織中全部祕密的權利的！這便是我的鐵的紀律！

老馬 唉！（恨恨地按着兩半邊屁股坐下在沙發上。）

冷鐵生 老馬，你別生氣。一個月以後，也許不要一個月，我這一辦公室也就是你的了！（獎飾似地拍拍他的肩。）

老馬 我沒有這福氣，我也沒有這想頭！

冷鐵生 那麼，耽一回兒，老孫來了，我跟你細說。這是一位糊塗蟲——哼！（指着朱廳長的屋子）可真有他的日子！

（右側門上又發出敲門。）

冷鐵生 進來！

老孫 廳長！

冷鐵生 你到這邊來。

〔三人共圍坐在小圓桌旁。〕

老孫 廳長！費哪小姐又出了案子！我們必須逮捕她！

冷鐵生 你要不要逮捕我——並逮捕我們的大總統呢？

老孫 是是！廳長！我不很明白，我錯了！

冷鐵生 是，我——是我命令她這麼幹的！老馬，你也聽住，我們工作的原則：我

們要建立我們的功蹟！我們是不惜製造案子的！

老馬 是！是！

冷鐵生 現在是這樣的一件事：那怪公館事件，你們探聽了有多少時候了？

老馬 一個月了。

老孫 不止，快二個月了。

冷鐵生 你們探聽了一些什麼出來？

老馬 看來是官僚們胡調的機關。

老孫 是的，在今天大破獲的案子裏，我細細的查問過，可沒有牽及金剛寺巷六十號的。

冷鐵生 費小姐告訴我：那是國際間諜機關。

老馬 什麼？是哪一方的？

冷鐵生 你們全是一些木頭，一點也沒有政治的警覺，怎麼能幹這一門工作呢！我們的工作，是應該更大的展開了。我們在這樣被侵略被壓迫的情形下，還得負上反奸的任務！

老孫 唔！

冷鐵生 你們要知道目前的政治情勢。我澈夜的研究過，今天是暴風雨的前夜。我們這位總理，老想推翻大總統的權力。這是一環。而在這裏，不用說，我們要製造案子建立我們的功勞，爲的是什麼，這也是一環。擴大來說，××帝國主義對我們的進攻，是一步步的進逼了。他們要想造成個城下盟，逼我們承認既成事實。這是一環。而叛黨們利用愛國民衆的熱情，組織人民陣線派鼓動暴

動，這又是一環。不用說，我們要打擊它，增強我們大總統獨裁的勢力；但我們還得打擊總理這一系列的力量，轉而打擊這些（指左面）糊塗的老官僚，軍閥，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要做的事。新國家祇有讓我們大總統來完成它，祇有讓我們來完成它——誰也不允許他來插足！所以，我們一面要把那大破獲案子上的口供，全部來改造過……

老馬 怎麼改造？

冷鐵生 就說這六十號是他們人民陣線派和叛黨的總機關。

老孫 這怎麼行呢？廳長！

冷鐵生 非這麼辦不可！你們想：要去包圍這樣一個公館，搜查，需要誰簽的字？

老孫 廳長自己不就行了嗎？

冷鐵生 非由朱廳長簽行不可。

老馬 那你不是說，他也在那裏，這一關怎麼通得過？

冷鐵生 不，你還不知道他不够糊塗嗎？當個緊急公事辦，找上他公館去，我作了

個口頭報告，叫他封面上簽個字就行了。

老孫 唔唔！廳長，那麼要首先着手的是——

冷鐵生 是你先回去，馬上把這些口供改造過來。

〔這時壁上的電話機，桌上的電話機，一齊都響了起來。老馬奔過去抓起台機的聽筒，老孫奔去抓起了壁機的聽筒。

老馬 什麼？……是朱所長……我老馬……你祇管對我說好了！

老孫 是老江……我老孫，你說……

〔壁上的電話機又響了，冷鐵生走過去給摘下聽筒。

冷鐵生 你是誰……費娜！……什麼……

老孫 是你老江幫同朱所長一同給金旭捕獲了嗎？

老馬 朱所長，是你在莊司長——那一部裏的……交通部……金旭已經捕獲了嗎？

……

冷鐵生 費娜，你說什麼……你要求把他釋放……做我們將來這個的條件嗎？……

那不行……他不能放……但我可保證他的生命。

老馬 交給老江就行了……不管他帶到哪裏去……什麼？莊司長的公子叫我們出

收條……好，你就寫着：收到人犯一個……要寫下金旭名字……那行。……下面簽名嗎？

老孫 帶到華北旅館去就是……足足的揍他一頓……我來審問他。我立刻來！

老馬 ……就用老馬名字……誰還不知道我老馬呢？再註明你代簽就行了……

冷鐵生 唉！你怎麼要這樣爲他求情呢？這真叫我爲難。……好的！好的！你說理由來……什麼？哦哦！你是說，在他身上，你發現了庶華的靈魂嗎？那更好了！那我怎麼不爲了你保護他呢……怎麼？你……

〔三個人幾乎同時放下聽筒。〕

老馬
老孫 廳長，金旭帶住了！

冷鐵生 是，我知道。不必審問。立刻拉到城北去！交給我自已，我會發落他，就在今天晚上。……

（幕下）

第三幕

時間 距開幕約二三日的上午。總理忌辰。

地點 朱公館的客廳——二層樓上。

佈景 客廳中陳設，極貴族化。但得顯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那一種精神。譬如：沙發和坐椅之類，儘量要用西式的，最好是最時新的式樣，以符合西學爲用之意。可是兩壁上就得掛上琳瑯的中國畫子和對聯。聰明的舞臺監督，如其能給題上有合於孔子禮教的對子，那就更合適。但正中的壁上，必須掛上一幅橫條，那就是鄭板橋題的「難得糊塗」四字。

客廳的右側開窗，可以望見遠遠的天際。左前側有門通飯廳。但也可以說是打牌間。左後側有門通臥室。這是朱廳長的臥房。右後側靠窗有梯子通三樓。那三樓上是朱小姐月英的臥房。右前側有一通門。

幕啓時，飯廳內傳出打牌聲，笑語聲。接着舞臺顯得十分沉寂，約莫有二三分鐘。

〔朱月英小姐上。一個約莫十六七歲的青年，西式裝束。〕

月英 費先生，請進來呀！我還要跟你談談。

〔費娜穿着一件素樸的旗袍，人彷彿蒼老了一點。從入口進來。〕

費娜 也好，但我不是跟你說的很夠了嗎？

月英 不，不。我耐不住，我爸爸竟敢這麼做！我要反對！我誓死也要反對！難道我們做國民的愛國的自由，也要被這些腐敗的軍閥官僚剝奪了！今天的大會，他們不是在侮辱我嗎？不，不，我是跟他們站在一條線上的！不是侮辱我！我寧可馬上脫離這家庭，住到學校裏去。

費娜 孩子，這樣，你就錯了，這事不一定會是你爸爸做的！

月英 不是他，是誰？他是廳長！不是他，是誰？

費娜 我對你說過 你爸爸也許是糊塗。是的，糊塗也是一樁罪惡，但誤用精明的，卻能造下更大的罪惡！這世界不會像你想象的那麼簡單。

月英 那麼你說，是誰做的呢？是誰！？

費娜 孩子！這個你可不去管它。一塊發鏽的鋼，經過科學化的鎔鑄的煅煉，它是更鋒利了。我們這一個國家裏，有的是封建勢力的頑鐵，可是它受過了帝國主義的猛火的陶冶，也就變做了一把法西斯的毒劍了。濫用這劍的權力，殺人不眨眼的人，就在不斷斲傷我們的民族的元氣。

月英 費先生，你老愛說這樣不着邊際的話。那麼他們後援會裏要我做的是什麼呢？

費娜 要你援救金旭他們！

月英 既然不一定是我爸爸做的，我又怎麼援救他們呢？

費娜 孩子，你真想不通，正因為不一定是你爸爸做的，你可援救他。你爸爸有命令釋放他的權力！你爸爸是個首都的警察廳長，而且兼任了保安司令。

月英 叫他去命令誰釋放呢？命令這位冷副廳長嗎？

費娜 總之是你向爸爸勸說一下就行了。他會知道，這件事是誰辦的。

月英 勸不醒他的！他動不動會說：小孩子，別管這些閒事！

費娜 你也可以托你媽媽勸說一下呀！

月英 她嗎？不要說起，那——（指着飯廳）打牌是她的好！

費娜 不，孩子，你應該說，這樣殺自家人總不是一回事。這是不人道的，罪過的，是作孽。修兒孫福的人是不作興這麼幹的。

月英 這不是又講迷信了嗎？講迷信我是不來的。我們要打破迷信。我們也不要他們積福！我要反對他們！

〔這時，飯廳中牌聲嘩啦啦的響了一陣之後，忽然中輟了。〕

聲音一 不再打下去了嗎？

聲音二 那裏，打擾得很呢，已經打了一天一晚了。

聲音三 也記不清是四十八圈，是五十二圈呢。

聲音四 謝謝！再會，再會。

月英 費先生我們上樓去談吧。我討厭這些賭鬼。她們會打這裏過來呢。

費娜 不用了，我想回去。我心裏很難過。我要休息去了。

月英 不，不，你一定要到樓上我的書房間去坐一回，你要休息，那裏也可以歇

息，躺躺的。

費娜 月英，你這孩子……

〔兩人往樓上走去。〕

〔飯廳中又傳出聲音來。〕

聲音一 往那邊走吧。再到客廳裏去談一會吧。

聲音二三 不，不，這邊走行啦！也得回去休息了。

聲音一 真是性急哪！……

〔走動的雜沓聲。〕

〔啞場一分鐘——朱太太從飯廳出。〕

朱太太 啊——（伸欠）可真累死了人！命也够苦了，一輩子沒得好好兒睡覺，這回要去狠狠的睡它一覺。（往臥室走去。突然記起了一件事，抽身就叫。）方媽——方媽——（沉默）你死到哪裏去了！方媽！方媽！

〔一個年青的女傭，從飯廳出來。〕

你答應我一聲，就會罪過死了！真是千金小姐，開不得貴口的！你要在我家做

活末，就做下去，不要末，就給我滾！這樣不死不活的，我會叫老爺把你送到班房裏去！

方媽 我……我剛……在下面，把門闔上來，沒有聽見……太太的叫聲！

朱太太 沒有聽見——裝死？昨晚，我看你就熬不了夜。人家打牌，你竟陪在旁邊打起瞌睡來了！成什麼體統？算什麼樣子？

方媽 是，太太，下次不敢！

朱太太 總是下次下次的，好，就饒了你這一次吧。——頭錢算清了沒有——一共
有多少？

方媽 太太，一共一百六十八元七角……（遞上）

朱太太 祇這一點，不少了嗎？（檢着）

方媽 一個也不少，太太！

朱太太 那麼你拿這一元七毛去，跟陳媽對拆，不能自己獨吞的。

方媽 是！是！謝謝太太。（下）

朱太太 謝什麼，偏有這一套禮數！賤種！下賤坯！做老媽子的全沒有一個好種

子！啊噢——（伸欠）睡去吧！床子也帶信來了！……（忽然又想起一件事。

、停住）陳媽！陳媽！（走向窗口）陳媽！

聲音 哦！（上樓聲，漸漸清晰。）

〔陳媽從入口出現。一個年老的女傭。

陳媽 太太。

朱太太 哦！陳媽，你真是老了！搖舢板似的走一步、停一步。要不是你是看護月英長大的，我真也用不着你啦！

陳媽 謝謝太太，可憐見我！

朱太太 剛才方媽把頭錢分給你了沒有？

陳媽 給了！謝謝太太。

朱太太 給多少？

陳媽 八毛半，謝謝太太操心，顧念我。

朱太太 怎麼叫我不操心呢！這一家子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全得我管到。方媽這回可還老實。這小東西，我看也應該打發出去了。看見男人，眼睛就是一篷之

火的！也是你那廳長要留住她，說什麼對待下人，也要厚道一點……啊啊是，

陳媽，老爺回來了沒有？

陳媽 太太，回來了。

朱太太 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陳媽 是今早五點多一點回來的。

朱太太 怎麼近來老回來得這麼遲！說起來又是公事忙呀什麼的。……那麼，陳媽，你去吧！……哦哦，慢慢，你再回來！小姐上學去了嗎？

陳媽 （走走又回過身來）小姐上學去過，又回來了。跟一位朋友一起回來的。

朱太太 跟一位朋友？——是男的，還是女的？

陳媽 看來是她的老師。

朱太太 是男的，還是女的，我問你呀！

陳媽 跟方媽差不多年紀的。

朱太太 那麼是一位女教師了。

陳媽 是太太。

朱太太 噢，這才叫我放下一顆心。那麼，你去吧！——陳媽，你是連說話也搖起舢板來了，轉灣抹角的。……啊啊！是，陳媽，你再回來。

陳媽 （走走又回身）

朱太太 我問你，老爺回來的時候，穿的是什麼衣服？

陳媽 啊？（不懂）

朱太太 我是說，還是穿西裝回來呢？還是穿軍裝？

陳媽 穿的是中國衣裝，夾長衫。

朱太太 這又怪了！陳媽，老爺辦公不是要穿軍裝的嗎？他總說現在公事忙，成晚的回不來家……嗯……（沉思）哦哦！陳媽！你是我自己人，你是月英的奶媽，你也得跟我分操一份心啊！這兩個月來，你老爺是有點變了呢！你細細的問問阿長那個老頭子看。老爺汽車來去的時候，有沒有女科員什麼的坐在一起。還有你跟阿長說，叫阿長問問那廳裏的汽車夫，倒底咱們老爺坐了汽車在往那裏跑？上秦淮河去不去？……你打聽了來，太太重重的賞你。陳媽，你雖然老了，你做事是一向細心的，你懂得我意思了嗎？你別漏口出去啊！

陳媽 是是，太太，我知道。（下去）

朱太太 那麼，你去吧！噢——床子是三番四次帶了信來！應該去睡覺了！可是怎麼叫我不操心呢！這老傢伙，近來——近來真叫我放不下心……噢……（伸欠，向臥房進去。）

〔樓梯聲響，月英與費娜走下樓來。〕

月英 費先生我瞭解你。你剛才說的話，叫我增了不少見識，我彷彿多活上了十年。你可不能再多留些時候嗎？

費娜 好孩子！你可不能對誰說去：金旭，我要他。但是，我今天對你說的一切，我並不求你諒解；我不求這世界任何一個人的諒解。我做的事，全都由我自己負責。我要負的責任，正是我自己的錯誤，自己的罪惡，自己的怪癖！也是自己的墮落。但我不希望這世界有一個人諒解我！有人諒解我，那將會增重我的苦痛和罪惡。有人諒解我，那便將同情我；那我是用罪惡的行爲，去騙取別人的同情，把別人引到上我走錯了的那條路上來了！月英！你要記住！你們全都有自己的路！你們應該不憐惜的拋棄我！斷絕我！

月英 費先生，你不能這樣看不起自己！比起你來，應該看不起自己的，正有人呢。像我的爸爸，這萬惡的軍閥，我從前祇以爲他糊塗，現在我知道他還這樣地蹂躪我們的女性！我誓死要爲我們女同胞報仇。他不但是我們民族的罪人，也還是人類的姦賊！

費娜 月英，這樣看，你又錯了！這決不是幾個人的問題！是社會問題呀！是政治制度問題呀！我不是常常說過嗎？我自己就是一個好例子。我懂得一切！我也明白一切！但我偏那麼無力，不能英勇地去死，也不能正當地去活！終於陷在矛盾的交叉點上。——自然，我還更明白：人也是一個主動的力量！所以我要自己來負起自己罪惡的責任！我終會有一天去——死！

月英 不，不，費先生，你不能這麼說，你要活下去！我們可以一起來改變自己的環境。我們可以一起到那個光明的地方——你說過的那地方。

費娜 不，人是不能有過污點的。月英，你自然不同。而我呢，沒有太陽的光，會照到我的頭上來了！我做了不可挽回的錯誤，已經自己把光明趕跑了！我是不能到那個地方去了！

月英 那麼，費先生，我一定要用性命來威脅爸爸，要他把金旭放出來。你可和金旭結婚，找個清淨的地方，平平安安地快快樂樂地過它一生。

費娜（笑了起來）你真好幻想：月英，你想錯了！金旭並不是我的愛人，我也不是金旭的愛人。你誤解我的意思了，我和他——我們是活在兩個世界裏。一個世界是新鮮活潑，有好鳥的唱歌，有繁花的燦爛，有月，有星，也有太陽。空氣是像清水似的清靈，它會叫人每一個毛孔都感到舒暢。而另一個世界呀！是濁水的泥沼，是糞缸。沒有太陽，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好鳥和繁花。是窒息的阿摩尼亞的氣味；人們在那裏像蛆蟲一樣的蠢動，從這個糞堆，爬上那個糞堆，但又跌下了；又被別一條蛆蟲，踏過身子，爬上去了。這世界是在潰爛，整個的在潰爛了！我也不過是一條蛆蟲在加速它的潰爛——我做的正是這一工作。金旭呢，他應該，而且也會，把他的世界弄得更好一點，更光明一點，更快樂一點的！我們是永不會像一對愛人樣愛着的。

月英（錯愕似的）那麼，怎樣你剛纔說：你愛他——你要我請求父親釋放他呢？費娜 好孩子，你依然沒有瞭解我的心情。是的，誰會瞭解我的心情呢，連我自己

也不瞭解。再說你又那麼年輕！月英，是的，我說過，金旭，我愛他；但正如像——月英，我愛你一樣。我愛你的裏面，有愛金旭的成分，我愛金旭的裏面，也有愛你的成分。——你們都是年青呵！活在光明的奮鬥的世界裏，也應該活在愛的世界裏。

月英 唔！費先生，你不在取笑我吧？

費娜 孩子，你也別多心！我沒有這成心：作成你和金旭的愛。是的！我也許可以說得明白一點。你看過我書房裏一張畫吧，那是米勒的「晚禱」。一對勤耕的夫婦，在耕罷回來的時候，聽到晚禱的鐘聲響了，他們就互對着在田間晚禱。勞動、愛情與和平，是充滿在這一幅畫上的精神。我愛這一幅畫，你也愛它吧，男子們也將會愛它的。可是在這裏，誰會起那一種想頭，要愛那畫裏的男子，和女的呢？我是用這樣的心境，來愛你，也愛金旭。

月英 我們不是被畫在畫上的人物呢！（孩子似的口吻）

費娜 是，你們不是這畫上的人物；但你們全都是負擔着創造這樣一個世界的年青的一代。……勞動、愛情與和平……這年青的一代，正是這祖國——這衰老的

祖國所屬望的一代！月英，你要記住這！

月英 但是，費先生，你也不是說，年青的一代不正也有做着破滅這世界的蛆蟲嗎？

費娜 是的！有這種蛆蟲。我也不算老，跟你們並不距離得太遠，我還祇活過三十六個年頭呢！而我正是這一種蛆蟲。但你和金旭他們是不同於這些蛆蟲的：我在金旭的身上，看出他那正直，勇敢，面向着正義的靈魂；而我在你的身上，卻看出了一付純潔，善良，天真，活潑的靈魂。這都是新的中國所需要的！

月英 費先生，我也一樣看到你有勇敢而又善良的靈魂！

費娜 是的，孩子，我也許勇敢過來，我也許善良過來，但我現在是什麼也沒有了。賸下的祇有齷齪、卑鄙與無恥！不，不，也許是在我的胸頭，還留下一些勇敢的善良的殘花，然而不是憔悴了、十分的憔悴了！我以這憔悴的殘花，引得你，引得金旭他們的同情，那正是我的罪惡！你們是不能留戀它的！

月英 殘花也許可以養活過來呢。

費娜 再也不可能了，月英，我自己很知道，是再也不可能了。我現在祇有一種快

樂，一種喜悅，一種安慰；我彷彿是一個殘廢的全身潰爛的街頭乞丐，他對這世界，不要求什麼，也連乞討一些養活自己生命的食料的打算也沒有。他倒下在真理的書店的門前，等待死的到來。但他還有一對活動的眼睛，他一天天看着這書店的櫺窗上，陳列着燦爛的金邊的書籍，他知道這是人們生命的力量！他祝福它把一切幸福帶給人們去！但他並不想理解它裏面所說的真理。他祇覺得有了它，他是可以死去了！但在他沒有死去以前，他不能停止他自己腐爛的心，對它的祝福！——這待死的乞丐就是我；而那書籍，說着真理的書籍，就應該是你們，是金旭！月英，你明白了嗎？我是用這樣的心情愛你們！我沒有一點佔有你們的心！我是早沒有這佔有的資格了！我祇能佔有死！爲了這個緣故，月英，你應該負起責任來，援救金旭他們吧！我呢，現在應該是離開這裏，離開你們的時候了！

月英 不，不，費先生，（哭泣起來）你不能離開我們——你不能離開這裏！

費娜 但我一時還不會離開這世界，因爲我身上的心還潰爛得不够，我不能離開這世界。——再會。（從右側入口下）

「月英馬上倒在沙發上放聲大哭起來。

朱太太（在內）什麼什麼？（從臥房裏出來，穿睡衣。）呵呵——（呵欠）怎麼的？小丫頭，誰欺侮了你？哭什麼？這麼大了的人，還要叫娘來操心嗎？

月英 你們欺侮我，你們全都欺侮我！

朱太太 小丫頭，你是越來越養嬌了！我們欺侮了你什麼？跟誰吵了嘴了？

月英 不，不，費先生要離開我們了。她是好人！……

朱太太 是哪一位費先生，是你學校裏的老師嗎？那跟方媽差不多年紀的。

月英 我們都是壞蛋，爸爸是更壞的壞蛋！

朱太太 哼！你這小丫頭，越來越放肆了，你不怕天雷劈頂，你竟咒罵起你爸爸來了！

月英 那麼，爸爸爲什麼要做官，要做軍閥——這些人全都是頂壞的壞蛋。

朱太太 小丫頭，你也學起那壞小孩子的口吻來啦！你爸爸不做官，你能有好日子過？——吃的好，穿的好，是那裏來的？

月英 我不要穿的好，我也不要吃的好！媽媽，我求求你，祇要你勸勸爸爸，少捉

些人，——不要再捉人了！那我就凍死餓死也情願。這是罪過的！罪過的！活白白的好人，捉了去，拉出去就槍斃。

朱太太 外面又出了什麼事了！孩子！你說。

月英 媽媽，前天爸爸又叫警察捉起人來，把我們學堂裏幾個頂好的學生都捉去了！

朱太太 那一定是壞黨！

月英 不，不，媽媽，不是的，他們是好人，也是好學生。他們是好人，也是好學生。他們愛國，他們一點也不壞。我求求你，勸勸爸爸把他們放了出來——放了出來！

朱太太 我不管這些閒賬。大人做的事，自有大人的道理，也用不着你管。

月英 不，媽媽，這是國家大事！不是閒事！

朱太太 國家大事你更管不着，自有你爸爸替他們擔當，要你們管幹嗎？我活了五十歲了，也沒有一天管過國家大事，你這麼一點點年紀，黃口未乾，血翼未燥，真要管起國家大事來了？

月英 不，不，媽媽，那是罪過的，那是會叫兒孫們永遠抬不起頭來做人的——爸

爸他們會把他拉出去槍斃的！……爸爸也應該爲兒孫們修修福呀！

朱太太 阿彌陀佛，這說來倒有理，可是你說的他？——他是誰呀？

月英 是我們的同學，他名字叫做金旭。

朱太太 男的還是女的？

月英 男同學！是個瘦瘦的人，眼睛一股子威光。

朱太太 哦，——我早就料中你的心了！小丫頭，你年紀還輕咧！你別瞎操心！原

來你在外面搗的什麼把戲呀！這倒要我來管理管理你了！你害羞不害羞？一個

女孩子家，向爸爸來跟一個男子說情？你給我好好兒到樓上去，耽着——不許

動，不許出去！

月英 媽媽，你冤枉了我！你……你還不知道爸爸幹的什麼事，在外面——

朱太太 我不許你再說下去——陳媽！陳媽！死到哪裏去了！

陳媽（從飯廳出）太太！什麼？

朱太太 你把小姐帶到樓上去，別讓她出去。

月英 媽媽，你冤枉我，你不能用老的眼光看待我！

朱太太 上去！不許再說。

（月英憤憤地上樓去。）

陳媽 唔唔！小姐……（也跟着上去）

朱太太 真也有這花樣。什麼男女同學啦，男女平等啦！我早知道會鬧出這禍水來的！一個小姑娘竟要爲一個大男子來說情了！什麼話？我早就跟他爸說過：別送到那種學校去！他還說這種學校好咧！——時式咧，現在你去好！……（正擬返身到臥房裏去，門房老頭子阿長走了進來，手裏拿了一張名片。）

阿長 太太。

朱太太 是誰？（轉過身來）哦！是你！老頭子，陳媽跟你說過了嗎？你來回我話嗎？

阿長 陳媽，她沒上我那兒去——太太，什麼事？

朱太太 那就不必說了，你有什麼事呢？

阿長 唐祕書長有要事請見廳長。

朱太太 好啦！好啦！廳長沒有整個賣給他們，也得讓他在家裏休息一回呀！昨晚又是辦公辦到深更半夜，到今天早上四五點鐘才回來，還有什麼要緊事沒辦好呢？你回了他就是。

阿長 不行，太太，我也這麼說過了。他說有大大的要緊事，有不得了了不得的要緊事。

朱太太 有什麼大不了的，就是日本兵打進來，也不管咱們事呀！

〔唐祕書長還是一身長衫上罩着背心，戴着一付老眼花鏡，闖了進來。〕

唐祕書長 正是，太太，日本要打進來了！

朱太太 啊呀呀！是，唐祕書長嗎？對不起得很。沒有點兒禮貌！〔看着自己的睡衣〕請坐請坐！我進去叫他起來。少陪了！

〔她向臥房進去，門房老頭子阿長也向入口退出去。客廳裏祇剩唐祕書長一人。他忽然覺得安閒，忘記自己是爲什麼到這兒來的，唸着壁上的對子，稱讚着——。〕

唐祕書長 好好！名句名句！畢竟是詩書禮義之邦，道不行則浮槎於海！桓魁其如

余何！桓魁其如余何！

〔他在屋子裏踱了兩轉，坐下在沙發上，仰頭又看到正中壁上那「難得糊塗」四個字，他抖着膝唸了出來。

唐祕書長 難——得——糊——塗——唉唉！處今之世，實在是「難得糊塗——」。

〔時間在他安閒的等待中過去。我們的廳長實在也起身得特別遲緩。過了幾分鐘，他從睡室中出來，睡衣裝束。

朱國柱 （顯得不很高興）又有什麼事了？祕書長！

唐祕書長 （突然被提醒似的——但還想不過來是什麼事）哦哦！有點事情。

朱國柱 不很重要吧！

唐祕書長 哦哦！重要！重要！

朱國柱 那麼你說呀！

唐祕書長 （說話遲緩地）日本的領事——副領事，叫做什麼苦拉木篤的……

朱國柱 苦拉木篤他要會見我嗎？——方媽！

方媽 （從飯廳出）老爺！

朱國柱 預備臉水！（瞧着方媽，笑。）

方媽 是，老爺！（下）

朱國柱 是不是？祕書長？如果是這樣，你可派張祕書仁生去代見呀！我又不懂阿里阿多這一套。

唐祕書長 不，不，不是——廳長，他不要會見你，他找不到了！

方媽 老爺，預備好了！

朱國柱 知道，預備啤酒哇！

方媽 是！（又從飯廳進去）

朱國柱 他——苦拉木篤找不到我們，那就不要會他是了。（走向飯廳去）

唐祕書長 不，不，廳長。（飯廳的門自動地闔上）是呀！他們的副事領找不到了，

關咱們什麼事。啊啊！不不，（叩門）廳長……

朱國柱 （在內）別慌，慢慢兒來。

唐祕書長 唔唔，是，別慌，慢慢兒來。（退坐到沙發上）

〔啞場三分鐘。〕

朱國柱（洗梳好了出來，拿着一瓶啤酒和一個玻璃杯子）祕書長，你也喝一杯嗎？
唐祕書長 不，不，我不會喝酒。

朱國柱 是是——一點也不錯。做祕書長的大概都不會喝酒。可是做總長廳長的，
那就得喝酒了。

唐祕書長 廳長很有見地。祕書是事務官，他需要腦子精明清楚。

朱國柱 那麼政務官腦子就得糊塗了不是？——不糊塗，就不能打發這麼煩重的事，你說的是不是這意思？這就叫做——哪哪哪，你看！鄭板橋真筆「難得糊塗」（自飲一大杯）

唐祕書長 不，不！廳長！不是這麼說的。

朱國柱 呃，對啦——你剛才說有什麼重要大事呀！

唐祕書長 就是那位苦拉木篤先生找不到了！

朱國柱 這沒有什麼——這沒有什麼。嚶嚶！很對不起，太沒有禮貌了，我還沒有
穿正衣服來呢。對不起，寬坐寬坐！（進自己的臥室去）

唐祕書長（忽然又覺得着急起來）呃！真是的，我是有要事，奉冷廳長的命令來

的。這是怎麼事呀！苦拉木篤失蹤了！苦拉木篤失蹤了！……廳長！廳長（向臥房叫）是失蹤了呀！是失蹤了呀！

朱國柱 什麼？（軍裝，上身還沒有扣好）誰失蹤了？是不是領事館的廚子失蹤了？還是日本武官的狗子失蹤了呢？那可了不得！一定要動員全城警員官佐，四出尋找；限三個鐘頭找回。用汽車送回那領事館去！

唐祕書長 廳長，就是那位苦拉木篤副領事失蹤了！

朱國柱 哦！這個嗎，那一定是笑話！……請你乾一杯啤酒怎麼樣？……領事怎麼會失蹤呢？……領事是堂堂的外交官，是人，是理性動物中頂有理性的動物，怎麼會失蹤呢？

唐祕書長 是——但是廳長，苦拉木篤的確是失蹤了。領事來了電話，而且還要補一張說帖來，要我們一定得還他們的人！

朱國柱 什麼？你說的什麼？是領事館已有電話來了嗎？——你這混帳，你爲什麼早不回我！

唐祕書長 我所以親自跑來！廳長，冷廳長叫我跑來請示！

朱國柱 既然副廳長已經知道了這件事，那就叫副廳長辦去好了。他總會有點辦法的。（儘自飲酒）

唐祕書長 可是他叫我來回廳長，要廳長指示。

朱國柱 他一定要我出主意嗎？那是他太過客氣了。可是（嚴正）他做別的事爲什麼不問問我呢！既然他別的事會獨斷獨行，那麼這件事他也獨斷獨行去好了。

唐祕書長 廳長，這是件太重大的事，這是聳動國際聽聞的事。這是……副廳長不敢作主的！

朱國柱 這就是冷鐵生混蛋，他怎麼可以推得不管呢？（喝啤酒）而且這事既然他接頭，就應該他辦去，叫我來簽行就是了。

唐祕書長 副廳長正也想不出辦法呢，廳長！

朱國柱 別的事，倒是詭計多端的，這件事就打不出主意來了。混蛋！上不得桌面的傢伙。（沉思）可是我問你：既然說苦拉木篤失蹤了，那麼他是怎樣失蹤法的？比如，他從什麼地方出去的，走哪一條路，躲在哪裏，是什麼時候出門的？

唐祕書長 知道他躲在哪裏，那就容易找了。可是咱們什麼也不知道。

朱國柱 既然咱們什麼也不知道，那責任就不是我們的。難道是誰給他綁去的嗎？

唐祕書長 壞就壞在他昨晚跟正領事一起去拜訪過總理，回來就不見了。

朱國柱 那麼，這責任是總理的。不是總理給藏過，也就是在總理公館門外失蹤的，向總理要去就是了。

唐祕書長 總理是好好兒送他們出門，送上汽車的。

朱國柱 那麼打聽打聽苦拉木篤有沒有小公館，也許上他的情人那裏去了！這又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唐祕書長 不，不。據說苦拉木篤的太太，是東方第一等美人。

朱國柱 哦，有這樣的事，那麼這第一等美人是不是靠得住呢？日本武官上不上他家去呢？會不會演出了英雄美人的故事呢？……祕書長，你想一想看，會不會有謀殺親夫的情事？——你就叫副廳長這麼去研究一下好了。我今天……唔！今天我身體特別不適意。

唐祕書長 唔唔！這樣這樣……（躊躇）

〔突然，客廳和飯廳相接處，電話鈴響了起來。〕

朱國柱（走了過去接電話）是誰？……哦！是冷廳長，好……這件事我完全知道了！你辦着去就是。一切你代折代行吧！……什麼，還有一件祕密機關要去破獲，是哪一方面的？……不知道，……唔，照你這麼說來，這一定不是人民陣線派的，也總是叛黨的機關，據我看。也還是你代折代行算了！……我過一會下一個手諭：叫你一切代折代行就是了。不，不，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哪裏說得到越權！我近來身體不好！要告幾天假，到湯山去休息休息！……祕書長，在這裏，在這裏，我立刻吩咐他回來。（把聽筒掛上）

唐祕書長 是副廳長打電話來嗎？

朱國柱 正是。祕書長，過回兒，你回去的時候，把我的手諭帶去，廳裏的事，一切叫副廳長代折代行。這天氣，不很好，悶熱得很呢，暴風雨像要來了。我的瘋濕痛又發作了。真是要命，自從十六年革命以來，我這瘋濕痛總是時作時輟的。原因是在徐州打仗時候，從馬上摔了下來，跌了一交，傷了骨了！天氣一轉變，它就要痛。我這幾天已經是抱病辦公，可是今天真的支不住了！要命，

偏是出了那麼大的事……而我又要病倒了！我要到湯山去休息休息。醫生說，這是非休養不可的。你回去給我寫上個呈文，向內閣總理請一個假吧！（說着，他掣出自來水筆，撕下手冊裏的一頁紙頭寫着。）這是我的手諭：叫他代折代行的。你拿去。——至於苦拉木篤事件呢，那我也已經把辦法告訴你了，照我的辦法，告訴冷廳長去研究一下，一步步做去就行。必要的時候，叫外交部提出照會，把那第一等美人吊來拷問一下，一定會問出口供來的。可是我那呈文，你別忘記了！

唐祕書長 是是，我知道了。我回去就寫。下午送來請廳長過目……

朱國柱 可是你別聽那冷鐵生的話：他會說我生病是假的。我跟你一個人說吧！因為廳裏也祇有你是我親信；他看中我這位子，倒是真的呢？我呢，古人說，以退爲進，試一試看，在這一個緊要的關頭，看他辦得了辦不了這件事——要是辦不了，那不用說，還得我來辦，是不是？那就叫他別再往上爬了。

唐祕書長 自然是祇有廳長辦得了的。

朱國柱 那麼你回去，馬上爲我寫一個呈文告一個病假，試一試他的能力看。祕書

長，是不是，你是我自己人啊！所以我這麼說。

唐祕書長 是是是，廳長，我知道。

朱國柱 可是，有沒有老的呈文可用呢？前年上海走失了一個和尚，那時候，我也生過一次病，告了一回病假。也是瘋濕痛！這要命的瘋濕痛……老的要是有呢，不是不必起稿，叫錄事抄一抄就行了嗎？——不過，不過，你重新起一個稿也好。因為我這回病得更厲害——你說：病重如山粒米不進滴水不入者，已三閱月。

唐祕書長 唔唔，那不會說得過分一點嗎，廳長！

朱國柱 那不要緊，下面你可以這麼說，然猶扶病治事，不稍懈怠。茲奉醫囑，非靜養三月，不足以恢復健康……再加上句：臣有生之日，即報國之年，戴罪圖功，且俟他日。這樣就行了。

唐祕書長 是是！廳長。（擬下去）

朱國柱 但是，祕書長……你是個證人呀！我確不是裝病哪！噯！噯！祕書長，最好你能陪我喝幾杯酒去！

唐祕書長 少陪了！廳長。副廳長等着焦急呢！……（下）

朱國柱 笑話，副廳長！副廳長算什麼東西？你用副廳長牌頭來威嚇我不成？一塊冷鐵！一個冷鐵！你要爬到我頭頂上來嗎？我要辦你！（把喝空了的啤酒瓶擡在地上。碰的作聲。朱太太從夢中驚醒，穿了睡衣從臥室裏衝了出來。）

朱太太 什麼？老爺！

朱國柱 我要辦他！

〔突然右側入口，響有一陣女太太的聲音。〕

聲音 我找你太太去！

聲音 也要找找你家老爺！你家老爺在家嗎？

朱國柱 （對太太）有人來了，回說我不在吧！

〔朱廳長和太太一起閃進臥房。〕

〔門房老頭子阿長陪着兩位太太進來。一位是胖得像母豬似的，服裝不很入時。一位身段非常苗條，裝束也非常摩登。但兩位的思想，見解，性格，卻幾乎完全相同。是完全坐糜國庫消化食物的一類人物。胖的是莊太太——莊茂源

司長的太太。苗條的是方佐治總長的太太。她們把門房老頭子推在一邊，他也就遲疑一下，出去了。

莊太太 朱太太——朱太太！躲到哪裏去了？咱們不是吃人的老虎呀，少一個搭子啦末，找到我：一個電話，喂，你是莊司長太太嗎？三缺一，喪陰隲，你得來啊，可是這回——你又躲到哪裏去了呢？

方太太 朱太太——貴客臨門，你也得出來呀！

朱太太（在內）哦！是方太太嗎？（穿正了衣服出來）莊太太，真個是有失迎候了！對不起得很。可是你們沒有全付武裝呀！

莊太太 現在還有什麼文裝武裝的呢？我們的泰山也失掉了。

朱太太 不是嗎？方太太，就算我是湊上一腳，還不是缺了一腳。三個人是成不了天下的。

方太太 這回咱們不是來打天下的。朱太太呀——莊太太哭了三天三夜，也沒有闔一下眼咧！

莊太太 朱太太，方太太可比我還多哭了三天三夜——咱們是要來找找廳長說話

的。

朱太太 這又怎麼一回事了？廳長昨夜辦公直辦到四五點鐘才回來，現在還沒有起床咧。

莊太太 哦！原來是這樣，這倒是够辛苦了！可是朱太太，你還得有一點灣心子才好呢？

方太太 朱太太，你就是個那麼直心腸的好人。

莊太太 那麼還是讓我們見見朱廳長吧！

朱太太 真的，兩位太太，我說的不是假話。他正睡着。

莊太太 可是別人說的更不會假呢？滿城子都沸沸揚揚的在說，現在老爺們越弄越不像老爺了——家花不香野花香，歌女啦，女科員啦，花瓶啦，什麼吊膀子借臺基的事都幹得出來了。

方太太 正是呢，借一夜臺基，出那麼么頭萬把的錢，也不算什麼一回事呢！

朱太太 這和我們廳長有什麼關係呀？兩位太太！

〔朱國柱在臥房裏，正偷聽着這些話。想走過飯廳，溜出去。莊太太一聽飯廳

裏有皮鞋聲響，就衝了進去，把他拉住了。

莊太太 廳長廳長！救救我們！我們的丈夫是整夜的整夜的失蹤了！

〔朱國柱大大方方地走了出來。〕

朱國柱 誰失蹤了——怎麼現在失蹤的人這樣的多呢？

方太太 廳長，真的你做好事，我們那個賣野人頭的佐治，也失蹤了——整夜的失蹤了。你是負着地方治安的責任的，你得給我們把他找回來。

朱國柱 太太們——失蹤也有幾種幾樣的失蹤法——整夜的失蹤，整天的總不失蹤了吧！——白天既不失蹤，那麼我們警察廳的責任就盡了。夜裏正是你們太太們統治的世界呀！

莊太太 就因為咱們連夜裏也統治不了，咱們要跳起來了呢！廳長可不可以多派些夜警，去把那些逃亡的丈夫扭回來，送給他們的妻子呢？

朱太太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二位太太？

莊太太 你還蒙在鼓裏嗎？

方太太 再說是，廳長，女人是也有好的，醜的，正當的，不正當的：夜的世界，

是咱們女子統治的；可是，人家的丈夫，卻讓那些不三不四，醜的不正當的女人統治了去呢？

朱國柱 我不是已經下了手諭：不准開設妓館嗎？你們發現了什麼地方有妓館，都可向我來告發。——不過你們應該知道，我現在是告着病假，我要到湯山休養去。

莊太太 要不了什麼妓館呀！有的是旅館呀！

朱國柱 旅館是不能廢止的，中外人士，過往客商，全都得要安頓。可是咱們查夜查得很嚴緊，也不許有人宿娼。

方太太 哪裏要什麼公娼私娼呢？這世界有的是花瓶，歌女，學生咧！

朱國柱 那是女子過剩現象，沒有辦法的。再說，要是總長，司長，要科員們到什麼地方談談，那一定也是有關公事的。

朱太太 哼！公事（也突然發作起來），你們醜男子，多的就是公事。你倒底在幹什麼事，引得兩位太太上門來責問，你得給我說出來！

朱國柱 太太，你可別發氣，你一發氣，不是什麼事都完了！我要是病上加病呢

——那你還有什麼指望？兩位太太，你們的來意，我還不明白呢。

莊太太 快把我們的丈夫找回來——救救我們吧！

方太太 你們再說得明白點，他們到哪裏去了呢？

朱國柱 他們不到哪裏去，他們就是晚上不回家。

莊太太 他們借着地方，晚上在跟女科員們辦公呀！

方太太 他們借着地方，晚上在跟女科員們辦公呀！

朱國柱 兩位太太，這可不能這麼說的，會構成公然侮辱罪呢。女科員們要是跟太太們打起官司來，這國家還成什麼樣子！

莊太太 那麼我們丈夫是不能老這麼失蹤下去的呀！這事你可怎樣辦呢？

方太太 是呀！廳長，我也這樣請求你！

朱太太 國柱，我看你是他們同黨，女兒這麼大了，你也得爲兒女留一點面子，你

給我趕快說出來！到底怎麼一回事？

朱國柱 唉唉！你們可也太不懂得國家大事了，現在國家到了這個地步：內部是叛

黨、人民陣線派造反，外部是日兵蠢蠢欲動，正不知道多早晚會開火。身爲政府大員的，自然是弄得席不暇煖，非澈夜辦公不可了。你們到要向我問起丈夫

的失蹤來，可是我又向誰去問苦拉木篤的失蹤呢？——你們能不能把苦拉木篤找回來？

方太太 什麼苦拉木篤？

朱國柱 那就是日本的副領事——昨天晚上失了蹤。真的，他不早不遲，剛在我告病假時失蹤！要不然，我也許會給他找回來的！現在可不是我的責任！可是，你們兩位太太的老爺，一位是管鐵道部的。人要逃走，總得靠火車。所以這責任，你的老爺（指方太太）應該分一半。但也許是乘輪船逃走的，那麼莊太太，對不起了，這另一半責任還得你司長負的。交通部不是管理着輪船的事嗎？我現在就要向你們兩位太太要人——日本副領事苦拉木篤失蹤了，請你們把他找回來呀！

方太太 啊喲啊喲！這說來，倒是咱們向你來要丈夫要錯了！

〔啞場一分鐘，女太太們面面相看，朱國柱覺得得意了。〕

莊太太 就我看，也還是你們手下抓了去的：前天晚上，你們的手下，竟到咱們家裏來捕人，捕去了我那長壽的一位同學。有條子可做證據呢！一定是，那位苦

拉木篤也是你們手下捕去的！

朱太太 那捕去的是誰呀？

莊太太 叫什麼姓金的，我孩子就哭了一整夜。

朱太太 是個好人吧！

莊太太 說是個好學生呢！我看也是斯斯文文的。

方太太 那麼莊太太，怪不得剛才咱們打總統府外過，有一大羣學生在請願咧！

朱國柱 什麼，有人在請願？——

方太太 是呀！說是請願！

朱國柱 好在我已經告了病假，沒有事！沒有事！

莊太太 那看來，那位苦拉木篤也一定是你們手下捉去了的！

朱國柱 這不會有的事！

莊太太 他們請願——是向總統請願嗎？那不是爲了那個失蹤的副領事，難道是會

爲了一個被捕的學生？

朱太太 也許是那學生——那些叛黨把苦拉木篤什麼的捉了去，要來交換被捕的學

生呢！

方太太 朱太太這話說的對了！

朱國柱 那麼你們已經覺悟了吧！現在是國難嚴重到像泰山壓頂，我們——像我，像方總長莊司長，都是以身許國的大員，有時顧不到太太們的幸福，也是難怪的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要是咱們亡了國，咱們全都沒得官做，太太們還享什麼福呢？——兩位太太，我看今兒就在這兒打牌吧！（對自己的妻子）你再去叫一個搭子來，陪着她們玩玩，少管些丈夫的事，也可以少分些做丈夫的心——也就多為國家出一點力——打牌不是很快樂的嗎？太太們，做成了清一色，和倒——那正像我們愛喝幾杯酒的人，喝到了一罇山西真汾酒，是叮心熬肺的樂呢！

（莊方二位太太漸漸緩和下來。）

莊太太 唉！真的也管不了這多，這許多！但是整晚不回家，怎麼辦呢？

方太太 好的，讓他去了！我也管不了這許多，我們尋我們的快樂去！

朱太太 好好！國柱，這回我暫且放過你，等將來總算賬。現在，方太太，莊太

太，咱們再裝一回聾，讓他們去！咱們進裏去吧！（三人向飯廳進去）

〔這時遠遠聽到一陣唱「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且夾雜着喊口號的聲音：

我們要求有愛國自由！

釋放我們的愛國領袖！

抗日求統一！

全國同胞聯合起來！

擁護政府出兵抗日！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聲音越逼越近，連那窗子也給震得發抖了！

月英（立刻從樓上跑下來，伏在窗上向外看。）什麼？什麼？

朱國柱 什麼？什麼？（也跑向那窗子去，但馬上就回身來。）方媽，方媽！

方媽 廳長，什麼事？（從飯廳出來。）

飯廳內朱太太的聲音 方媽，方媽！你把牌拿來。

朱國柱 拿山西汾酒來！

方媽 嚶嚶——（回頭）太太，牌我來拿！（從飯廳入）

（方媽把牌和酒一起拿出來。忽然又縮身進去，想把牌先放下，但又想把酒先端上去。來回的進出着。朱太太從飯廳竄出奪過牌盒——）

朱太太 你昏了頭！

朱國柱 （也拿去了汾酒）見你的鬼，混帳。

朱太太 打個電話到唐祕書長家，叫唐太太馬上來。死人！聽到嗎？

方媽 是，是。（方媽撥電話，朱太太進飯廳去，牌嘩啦啦倒在桌上聲。方媽低低

地說着話。

朱國柱 唔，我的瘋濕痛，我的瘋濕痛……汾酒啊，你是最好不過的救星呵！（喝）

月英 好啊！好啊！勇敢地唱吧！兄弟們！勇敢地叫吧！姊妹們！

打倒腐敗官僚！

打倒腐敗軍閥！

打倒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兄弟們！姊妹們！我也來了！

〔月英馬上向門口跑去。〕

陳媽 太太，太太，（也從樓上跑下來）小姐逃了！

朱國柱 不要緊，陳媽，讓他們玩去吧！青年人總愛玩——胡鬧，胡鬧，而我呢，
哪哪哪，就愛喝了！

朱太太 （在內）方媽，你先來陪打幾圈。

方媽 唔唔！太太。（掛上電話聽筒。進飯廳去。）

〔飯廳中牌聲響了起來。同時，那客廳壁上的電話機又劇烈地叫了。〕

朱國柱 難道電話局不知道我已經告了病假了嗎？唉！（接聽筒）喂！……是唐祕
書長……是，你說，什麼，總統下了手諭，在此嚴重時期，任何公務員不得告
假。……真的有這回事？……那麼算我晦氣，就不告假了！自然，你也幸運，
可不必再寫呈文了。

〔掛上聽筒。〕

朱國柱 唉唉！汾酒！汾酒！想一點兒辦法呀！想一點兒辦法呀！

〔門房老頭子陪着冷鐵生上。〕

阿長 老爺，冷廳長到！

朱國柱 啊啊！鐵生兄，難得你來，難得你來！女太太們就不很講新生活，專愛打牌！事情可怎麼樣了？

冷鐵生 廳長，學生請願，已經派大隊解散了！祇有小隊學生，還東闖西叫的！這容易解決。……還有那叛黨機關，咱們也想馬上去搜查，請廳長簽個行。（奉

上公文）

朱國柱 行——行。（沒把公文打開，胡亂地簽個行字。）你也真客氣，不是你簽發了，也就行了嗎？

冷鐵生 那怎麼行呢，這是廳長的職權。……祇是苦拉木篤失蹤的事，總統很擔憂，怕會引起一仗戰爭呢！現在總統已下密諭：限二十四小時尋獲！同時，立刻佈置作戰陣地……

朱國柱 哈哈！鐵生兄，事情不會這樣嚴重吧！……我看還是鎮靜點兒吧！鎮靜！鎮靜……（幕漸漸在「第三個鎮靜」中垂下）

第四幕

時間 離前幕一星期的一個晚上。

地點 與第一幕同。

佈景 公館的洋臺，庭院和大門。

大門是向舞臺的左後側開着。門牆崇高。臨門的右手，闢一門房。舞臺的正中，是庭院。草地。點綴些灌木和花草。舞臺的後方是圍牆。有小假山一座，兩三株大白楊樹，遮住半個圍牆。舞臺的右後側，是洋臺，不很高。但地位須相當大。有綠色圓筒形的磁檯和納涼的籐椅，小圓桌。洋臺後面的正中，是正廳的一排中國式的門，闔着。兩邊，是兩偏間。右面的一間，打開着窗。左面的一間，開着一頭門通出入。

幕啓時，章小七，方二，莊興三人在大門邊閒談。莊興坐在門房前的條檯

上，磕睡似的，小七和方二在空地上蹣跚。小七穿花布馬褲，像一個包打聽的伙計。

方二 嚶，天色陰暗了。夜又快到來了。

莊興 來的還是讓它來吧！我也活得够了。這世界——這世界——就祇是昏天黑地。（不斷的咳嗽）

章小七 有的人是懼怕夜，有的人是喜愛夜。可是我呢，既不懼怕，也不喜愛。我總覺得，夜好神祕，夜一到，也就帶來了興奮，帶來了熱烈，帶來了緊張！

莊興 夜就是糊塗！（唸佛似的，沒瞧着方二和小七。）人們在白天裏是挺精明，挺靈活的；到夜裏也就糊塗了。偷偷摸摸的事情，什麼都做得出來。唉！我實在是看的够了！什麼時候讓我回去呢？咱們有大的莊園哇！

方二 莊家老爹，你的想頭是太老了。人們在白天是苦痛，而在黑夜裏便是快樂。快樂不會在太陽光下面找得到，黑暗卻跟快樂住在同一個屋子裏！你瞧，咱們的小七總司令，越是夜到來了，也就越有那一份豆腐架子的神氣！

章小七 多謝方二爺貴口：封我小七做了總司令，可是這場面也打不出什麼天下！

至多也祇有一條弄堂，十來個打手：一屁股大小的屋子裏做道場，唱得了什麼戲？（他突然向大門口竄了出去，向左吹了一陣口哨，有人和他一陣口哨；轉身向右吹了一陣口哨，也有人和他一陣口哨。）

方二（對莊興）這够多威風。這叫做佈下了八卦陣。

〔小七躍入。〕

方二 哦！咱們的總司令，檢閱過軍隊來了！辛苦！辛苦！——我方二爺謹代表四萬萬人民向咱們的總司令慰勞慰勞！（抽出一支香烟，交給小七。）

章小七 甚麼？這可是一根白的金條，（接了那支香烟，點着。抽着。）也值你慰勞！真的，方二爺，你也得向你家的總長說一說，小七這人能幹：你們玩女人，他把門，有他的本領，一準不會透風。得賞賞他哪！

莊興 嗯！全都是些不像人樣的人，全都是！——

章小七 是呀！莊老爹，你也得向你家司長說說：妓院裏的烏龜，少不得也受到嫖客的賞；我們這位保鏢，章司令，着實不錯，也得多少破費點兒呀！可是，莊老爹，你家老爺是隻蚊子！寧可吸滿一肚子的血，脹死拉倒，卻不肯撒一滴血

出來的。——我小七就沒討到他一個賞。

莊興 有你的！咱可不管這些鳥事。

章小七 可是我自家的老爺呢，方二爺，我是不客氣的。我說：老爺，承蒙獎勵，

我小七把事情幹得好！可是，魚無水不活，鳥無翼不飛，人呢，要做事還得有

錢，錢就是第一！

方二 不錯，錢是第一！人——無錢不活！

莊興 沒田地，可叫你們靠什麼去活！

章小七 ——錢是第一！可是咱們老爺就祇痛惜把錢讓小七來化。雖然咱們老爺，

規矩一點兒，沒把錢成吊的往女人身上送，但也還——嗯！別說了！我小七總

是碰到掃帚星，流年八字全不行！

方二 嚶，小七，倒是您，把腦袋往錢孔裏戮哪！

章小七 方二爺，一點兒不錯！咱可不像那些老爺們心裏愛，嘴裏淡，心裏男盜女

娼，嘴裏禮廉義恥。呸！活見鬼！——狗對茅廁罰誓，有你的臭架子！我小七

是見一說一，見二說二；愛錢還是要錢。要不是我不是逼得不得已，在這兒做

臺基保鑣司令，今天小七也許已經發了一筆大橫財。

方二 哦！您倒有這本領？——瘦猴子！

章小七 誰都有這本領，祇要碰到額角運。您說，什麼一個屁領事，竟也出了十萬吊賞。可是這十萬吊呀！咱們誰都命裏注定有這一份。我小七可會例外？再說我在紫金山一帶地理熟得很，上天下地我也會給他找了出來！——那不就是十萬吊？——

莊興 有命還得有運哪！命無運不行。財與命相連。

方二 小七，竟有你的好想頭：要是老這麼想下錢去，可不會想得乾死？你要知道，那個找到失蹤的領事的莊稼漢，怕連做夢也沒想要得這注錢呢？金錢就是這樣一個東西，你越想它，它越不上你的門；你不想它，它倒忽然的來了。

章小七 方二爺，你說的好，那我現在不想錢了！不想，不想，不想——呀！怎麼錢還是不來呢？

方二 （向外一看）錢倒不來，人可來了。

（費娜和陳麗君從大門口進來。她們一邊說着，一邊往洋臺走去。）

陳麗君 國際舞廳就要開幕了。你也得來幫我忙的。

費娜 麗君，將來的事，也祇好將來再說了。誰知道我們的明天呢？

〔在大門口。〕

章小七 你瞧！費小姐，多神氣！開洋操似的，一，二，三！

方二 可沒有陳小姐漂亮。

章小七 可是費小姐，漂亮得結實。陳小姐長得不能讓別人吹一下似的！

方二 反正你我都祇能看在眼裏，想在心裏的，別提了吧！

〔在洋臺上。〕

陳麗君 你一定能跳俄國舞！你教一教我好吧！

費娜 那是農民們跳的，國際舞廳裏可不需要這一套吧。

〔兩人向左偏間通門進去。〕

〔莊興把條櫬搬進屋子裏，咳嗽着。〕

章小七 重要脚色到了場，好戲要演出來了。莊老爹，你預備要把大門關上了吧。

是不是？

方二 那麼，我也要回到屋裏去了——睡他媽的一大覺。天場了也不管！

章小七 算我小七倒霉，還得當總司令去。

〔方二向裏進去，打從小假山邊過，閃進在洋臺的左面斜道上。小七走向大門外去，口裏打着唿哨。莊興把大門掩上 回到屋子裏。

〔啞場二分鐘。

〔章吟秋和方佐治，從左側偏房出來，走着說着走到院子裏。

章吟秋 一首失敗的詩！一首失敗的詩！

方佐治 我看是韻腳選擇得不好。

章吟秋 那有什麼話說呢！那個韻腳，是自己跳上來的。那晚上，咱們在一個地方密議，斯額米薩馬說：『要有勝利，祇好犧牲！現在祇要有一個人肯犧牲就行了。』斯額米薩馬四下裏望了一望，眼睛落在苦拉木篤身上。苦拉木篤低下頭，沉默了好一會兒，終於仰起他那灰黑的臉子，沉靜地說：『那麼，就讓我來試一試吧！』這個韻腳，就這麼自己跳出來了。又哪裏知道他這麼沒能耐

——不經熬鍊。

方佐治 其實呢，叫人自己去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應該結果了他才行呢。

章吟秋 就是不死，祇要再挨一天餓也就行了。怎麼不到兩天，這該死的苦拉木篤，竟下山來打食了。——那還有不給人瞧見的！——竟料不到咱們的安排，

會給一個莊稼漢造一筆財運——

方佐治 再挨一天餓，大概也祇有餓死在他那自己疊成的石洞裏吧！

章吟秋 再挨一天餓，水兵就可上陸搜查——這樣，他們必然會逼着來個「城下盟」，而我們也可以完成了一幕「苦迭打」——咱們還會到這麼個失敗嗎？

——唉唉！真是一首失敗的詩，從來也沒有過的失敗的詩！（憤憤）

方佐治 你又灰心了！我說過，事情是得慢慢兒來的。你真是個詩人，感情太——

太豐富了！也太——太性急了。——總理說的對，我們的工作，總得慢慢兒

做，救國是長期的工作。我們並不是要日本來統治中國。我們不過是主張委屈以求全。我們因為覺得東亞的事情，應該由東亞的人一同來解決。我們要的

是大亞細亞主義。可是他們太信賴歐美了！歐美帝國主義，抱的是白種人統治世界的想頭。整個東方便是被壓迫民族，被壓迫民族是應該共同起來抗禦侵略

的。日本雖然壓迫我們，但終久是我們的同文同種，是亞洲最有力量的國家。我們是應該聯合的。——這是總理和大總統政策上的不同，倒不一定是爲的爭權力。自然，權力是要的，有了權力也就能實行主張呀！

章吟秋 這是您理論家的事，和我不關痛癢。一切是別人的好，我們總得向別人家低頭，向別人家學。這是天理。我祇有這一點意思。再說，和日本合作，我們還是可以保存我們的權力，地位，財產。要是亡給叛黨，亡給布爾塞維克的俄國，我們還有地縫可鑽嗎——可是你看他，剿匪剿匪，剿了五六年了，剿出一個什麼來？——

方佐治 但在我們呢，也樂得張着兩眼，看他的神通！

章吟秋 老實說，我是不愛這祖國的！現在是沒有什麼國家界限了。現在是祇有人和野獸的界限，人和野獸的鬪爭。說得好聽一點，是叫什麼階級鬪爭的。叛黨們是想造成一個野獸的世界，而我們是要造成一個人的世界——

方佐治 吟秋，這回是你變做理論家了。哈哈！想想法子看吧！有志者事竟成，凡事總在人爲。別自餒了！

章吟秋（不理似地）人的世界是憑智慧的，野獸的世界是憑蠻力的。什麼叫做勞動？這些都是蔡老頭子作下的孽，提倡什麼五四運動，勞工神聖！人類的歷史，就沒有過讓無智的勞工，統治這世界的日子！史太林何嘗不是智識分子？祇有智慧是統治着世界過來的！還有什麼叫自由平等呢？這我也不懂——這無非是把人帶到野獸世界去的怪話，試問聰明才智能平等嗎？——我不知道，這世界沒有天才，會變成個什麼樣的世界？中國沒有孔子這一個聖人，會變成什麼樣的中國？日本還講王道，還崇拜孔孟，而我們卻要打倒「孔家店」了——這是什麼話？什麼話？——

方佐治 老章，怎麼有你這樣大的脾氣，可是——說起孔子呢，在我看來的確也不入時了！我一瞧到咱們大總統，總坐得端方嚴整，真是標準的孔子作風，我彷彿代爲他感到喘不過氣來，我不贊成這——

章吟秋 那是虛偽的做作，祇懂得孔孟的皮毛！

方佐治 那就是了！孔子在今天也許不會唱禮義廉恥的了。正如咱們總理說，孔子的道理，原則是不變的；內容是隨時改變的。比如，講這個禮字吧，現在禮的

內容：便是自由，平等，還有自由戀愛，等等——

章吟秋 我也不管這一切！我總是感到說不出的苦悶，一切我都看不入眼。一切都在向沒落路上飛跑！我要挽回他過來——你看這些妖孽，竟把人們拖進到那沒有平仄，沒有聲韻的白話詩的境界裏去，這還成個什麼世界？那不是三歲孩子，也可以成了詩人，無知的蠻子也可以封做皇帝了嗎？這是十足的退步，那裏算得是進化！——五個指頭伸出，也沒有一樣的長短。世界本來沒有平等一回事，本來就應該讓聰明才智之士來管理——他可知道些什麼呢？——拾人牙慧的——

方佐治 不要太興奮，不要太興奮了——我們還是集中心思想來想一想方法吧。

章吟秋 我不是興奮，老方，我是對目前的一切，都感到可恨！老實說，我也恨這樣的一個公館——算什麼？要是爲了我們最後的目標——

方佐治 這個，你是太道學氣了，人生本是逢場作戲，我們都被造化扮演出來的一個角色呀——

〔章吟秋暫時沉默着。〕

〔正廳和偏房都漸漸透出光頭來。音樂聲像一陣洶湧的波濤掀起，接着低沉了，彷彿悠悠地遠去。但馬上又高昂起來。之後，是急促的雜奏。〕

方佐治 老章！老章！逢場作戲！逢場作戲！到裏面去痛痛快快的玩它一回——散散你的苦悶吧！

〔章吟秋負手踱着，不理。〕

方佐治 老章，這算什麼啦！咱們今晚安排了好節目，叫來了歌女，要慶祝慶祝朱廳長的成功呢。

章吟秋 哈哈！（怪異的笑）那倒是一首很好的諷刺詩！慶祝朱廳長的成功，哀悼我的失敗。——那麼，咱們去吧！

〔兩人急速的往洋臺走去。〕

〔舞臺上面一時沉默。浩月從白楊樹梢上昇，照得大地明澈如鏡。燥風掠牆頂飛過，白楊發出蕭蕭的聲音。辭枝的小葉，撲着地面，瑟瑟的飛。夜鴉從遠處飛來，停在白楊樹上，啞啞的叫了起來，不久又撲簌簌的飛去了。空中有貓頭鷹嗚嗚啾啾的叫聲。月光更慘白了。〕

〔正廳的燈光放紅。嘩笑聲雜作。〕

——幕後的聲音——

衆聲 哈哈！

章吟秋 慶祝廳長萬歲！慶祝廳長萬歲！大家齊飲一杯！

衆聲 哈囉！萬歲！萬歲！

章吟秋 那麼諸位，我們要廳長報告這回尋獲苦拉木篤的經過！

衆聲 贊成！贊成！

〔拍拍拍的掌聲。〕

朱國柱 諸位兄弟，諸位姊妹，今晚承諸位的盛情，慶祝我的勝利，我非常之光榮！兄弟這一星期來沒有上這裏來，有勞諸位盼望，這是兄弟要——要對諸位萬分的萬分的抱歉的！特別是對陳麗君小姐，我們的女王，兄弟應該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表示感謝，而且表示抱歉！

衆聲 哈囉！（掌聲，嘩笑。）

方佐治 可是我提議，光鞠一個躬不够，陳小姐還得跟朱廳長，喝一杯合歡酒！

章吟秋 是啊！我贊成方總長的提議。而且再建議，今晚我們還慶祝他們倆的結婚！從比，白頭偕老，五世其昌！

陳麗君 怎麼，章老爺方總長，你們竟奚落起我來了！

衆聲 哈哈！

朱國柱 諸位兄弟，諸位姊妹——兄弟這回辦理苦拉木篤的案子，也沒有什麼出奇
的成績可以報告，不過苦拉木篤也是兄弟一位同志，歡喜喝幾杯酒。咱們酒國
裏同志，酒是和生命同在的。有生之日，也就是喝酒之年。他要喝酒，他上
山村裏小酒館去了！這就幫助了兄弟：給尋獲了，兄弟幸而沒革職！——要不
然，今天兄弟也許是回老家去了！——

衆聲 哈哈。（熱烈的哄笑與拍掌）

——幕前——

〔莊茂源挾着一個歌女從左偏間的通門出來。〕

莊茂源 妹妹，這個——這個沒有什麼好玩，咱們往樹林子去——談談——談談這
個。

歌女甲 嚶，莊老爺，你阿是在交通部裏格？

莊茂源 是的！是的！妹妹。好妹妹，你真漂亮——你的漂亮的財產，你這一雙眼睛的價值，這個這個——抵得了全個交通部的收入——我頂歡喜跟你在一起，我頂歡喜跟你在這個樹林子——這個——這個——

歌女甲 嚶！老爺，您說的，阿是不怕我會折了福呢——您歡喜我，您家太太阿是勿會歡喜我格。

莊茂源 嚶哈道理！嚶哈道理！這個——這個——她是一條母猪，有吃就行了。咱們要好——要好一輩子！——

歌女甲 老爺，唔倪這種人是嚶哈好格——這兩位小姐才讚啦，又年輕，又美貌，又有身價，學問，唔倪是比不上格。

莊茂源 說哪裏話——她們哪能比得上你呢？現在的時髦的女學生，太太，小姐，啊，這個，她們全都是這個幻想家，幻想愛情，幻想太陽和月光，幻想花和鳥，幻想青春——這個，這個，她們一點不講實際，她們一點不講實用——這個這個——是真正的花瓶——聞一聞，香一香——爲止了！這哪裏比得上你

呢！——你這臉蛋兒，這膀子，這腿子——噯噯！咱們快點兒上這邊兒去吧

——我呢，是講實用的！人家都叫我實用大家咧！哈哈！

〔歌女格格笑着，給他拉入深林中去了。〕

——幕後——

聲音 現在要請陳小姐唱一個歌！

衆聲 贊成。

陳麗君 唱什麼歌呢？

章吟秋 唱一曲時行的「特別快」！

方佐治 我贊成章祕書長的提議！

陳麗君 方總長老爺，你怎麼也要捉弄我呢？我不會唱這個。

衆聲 陳小姐唱！陳小姐唱！

〔沉靜一會。「特別快」的歌聲響了起來。唱畢。掌聲。〕

朱國柱 陳小姐唱得好！陳小姐唱得好！大家恭賀一杯！

衆聲 陳小姐萬歲！我們的女王萬歲！

〔啾笑。〕

章吟秋 我還提議：要我們的女王跟我們的總司令當衆接三個吻，算是今天洞房落成的典禮！

〔啾笑聲，拍掌聲。〕

衆聲 贊成！贊成！

陳麗君 吟秋！吟秋！你捉弄我！好的！我知道你了！我領教了！

〔急劇的步履聲。〕

衆聲 別放她走！別放我們的女王走掉！

章吟秋 滾他媽的去吧！

朱國柱 啊喲！章吟秋祕書長大人先生，別發那麼大脾氣，這應該是我朱國柱陪不
是了！那麼，現在祇有請費娜小姐代表本總司令向我們的女王勸駕！

衆聲 贊成！

〔啾笑聲。〕

——幕前——

〔陳麗君憤憤地從洋臺上左側斜道上走了出來。〕

陳麗君 往哪裏去呢？——叫我往哪裏去呢？——你——你——你捉弄得我太够了。（半瘋狂似的奔竄）

〔費娜從後追上。〕

費娜 麗君！麗君——唉！你這癡心的孩子，怎麼竟這樣脆弱，——竟受不住了呢！

陳麗君 （站住）費娜！我是在做夢嗎？——一個惡夢！啊！我怕！我真的怕呵！費娜 你的夢是早應該醒了的！可是我呢，明知這些做的都是夢，卻還是做下去，看着它到底是怎麼個結局！

陳麗君 我不能，我不能！

費娜 那是，你太癡心了！你看不透！你總夢想着吟秋吟秋的。可是人家開始就把你當做一個玩物。男子們是全都不可靠的！女人也應該有一份女人的享樂。

陳麗君 費娜，我能不能和你比的。你經風經浪的經得多了。（幽咽）我可一直平安下來的，我不能沒有着落，我也不能沒有依靠。——吟秋沒有把我當人看，

他太辜負我了。

費娜 那麼，這樣大的一個公館，不是你的着落嗎？明兒，國際舞廳開了幕，可還不是你的依靠嗎？

陳麗君 費娜，你總不理解我。我不要這一種着落的地方，我也不要這一種依靠的泰山！

費娜 那麼，你是想做一個賢妻良母。

陳麗君 是啊！我想有一個家！

費娜 可是一個四五十歲人的姨太太，祕書長的小麻雀兒，這是你的理想？

陳麗君 唉！——（沉默）

費娜 麗君，我很好的忠告你：你不能太迷戀他 他的確是沒有把你當人看的。你知道他叫你做的是什麼工作？（嚴厲）

陳麗君 他沒有對我說明，但我總覺得他叫我做的，總是我應該做的。他給我的迷惑，勝過他給我的冷酷和殘忍。

費娜 麗君，你真是個可憐的人！我從前以為我們女人之間，再也沒有比妓女更可

憐的了。出賣着肉體，換來一口冷飯；活得下去了！現在我可不這麼想。妓女實在比我們還勇敢，可憐的倒是我們自己。

陳麗君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費娜！

費娜 我們是在什麼戀愛的漂亮的篷帳下，出賣着我們的肉體。這還不够可憐嗎？然而你，連你愛人，——那什麼吟秋大老爺的，叫你幹的事有什麼意義，你還不明白呢？你出賣了你的靈魂。

陳麗君 我是爲了愛，我也沒有明白的必要。愛也是犧牲，我服從我靈魂的命令。

費娜 妓女可大膽得多了，肉體的損失，肉體的生長，靈魂是沒有虧耗的，而且野雞們還更勇敢，她們在馬路上拉客，她們暴露的是男子們的淫慾，是人類的恥辱。她們用行動來宣告這世界的罪惡，這世界的破滅！但她們卻不會賣國！

陳麗君 費娜，你說的太偏激了。女子也並不是生成來對抗男子的。咱們又什麼地方對不住這國家，你太偏激了。

費娜 也許是太偏激了。可是，好姐姐，我還有更偏激的想頭。我有時會想：這世界有男子，原本是供我們女子享受的。我有一天的生命，我要享受這一份權

利。我覺得我是能够抵擋得住一切男子的進攻！但我不願享受時，我就鑑賞男子們在我面前乾急的神氣！

陳麗君 費娜，費娜——你別說這些，你別說這些——

費娜 這並不是什麼骯髒的話，人怕的是，存着這一份骯髒的心！——再說，這裏也不是一進乾淨的教堂！

陳麗君 費娜……你也別挖苦我！

費娜 一點也不挖苦你，好姐姐，我們原本是武則天的信徒——我們要他們做武三思……回去吧！

〔這時樹林下發出了歌女甲的歌聲：是「毛毛雨」調。起初是歌女一人獨唱，之後，莊茂源也啞啞的和着。

費娜 麗君！你聽，就是這麼個淫慾的海，咱們在這上面游泳，彷彿也真的當作一回事的游泳着……然而，最好是興起個大浪，叫大家全都沉沒！我是這樣想，我們是也祇有這樣想的！而且，也許真的會有這一天了！麗君，我可憐你。

〔左偏間通門口，朱國柱和章吟秋忽然瘋瘋顛顛的出來。

朱國柱 秘書長，你說的好：你確是個詩人，你今天陪了我喝了這麼多的酒。

章吟秋 喝！喝！那麼廳長，咱們再喝酒！

〔共飲。〕

廳長，我是不是醉了昵？我彷彿做了一個夢，一個奇異的夢！

朱國柱 秘書長，那麼你說夢吧——夢是最可愛的人生啊！喝醉了吧，也爲的去接近夢呵！

章吟秋 我在夢中，哀悼着一個柔弱的靈魂。他的手杖，本來是可以管轄萬國的！可是他卻在掃帚星面前屈膝了！他太過把自己浸沉在自己酒精的海裏了！在他的面前，有個智慧的星宿，這是什麼星呢？是太白——是北斗！啊！他應該用權力來擁護他！可是他不要麼做。他在這掃帚星窮於應付內外的時候，他應該推倒他，可是他不要麼做！……他願受別人的譏笑，願讓別人瞧不起，他偷活下來！……要不然呵！這靈魂也可以上昇做天上最美麗的星宿，和太白北斗一共佔有這個世界……我是這樣的爲他哀傷死了！我哀悼他……

朱國柱 秘書長……這是你說的話嗎？怎麼好像是從我心裏響出來的呢？——你說

的是我吧！我被奚落，被輕視得够了！啊啊！我可沒有醉吧！我是清醒的。……苦拉木篤是誰叫他失蹤呢，……可是他們對我的撤職令，卻在事情發生的當晚辦好了……不過沒有發下來……這對我多殘酷！啊啊！我醉了！你教我吧！（在院子裏）

費娜（突然大聲的說）麗君，你聽了他們的話沒有？這就是——這就是他們接續不斷的陰謀呵！爭權力，爭地位——是他們的頂要緊的事！亡國。滅種——他們是想不到的！我要告發！我要告發了！

（章吟秋，和朱國柱突然驚住。）

章吟秋 費娜！費娜！是你！

（往院子奔來？費娜吹起了警笛：大門外的槍聲噼噼啪啪的響了起來，越響越近。一屋子的人全都吸收到幕前來。費娜在人羣中閃進到洋臺左側那斜路上去。）

（人們全都吃驚地站住：方佐治抱着歌女乙的腰，站在洋臺上，歌女乙衣衫不整的顫抖着。方佐治不斷啓闔着那印上了寇丹的紅色的朱唇。方二搓着兩眼，

站在他們的後面。莊茂源拉着歌女甲從樹林下跑了出來，跌倒在小假山上。歌女甲袒了半個胸，發抖。章吟秋拉住朱國柱的手，在院子中間，麗君跑來跪在他脚下，喊着「救命……救命！」莊興站在門房口像一根電柱子，兩手哆嗦着。

〔門外的槍聲更緊，喊殺聲，其間分明有章小七的叫聲。〕

章小七 啊！兄弟們，我給打中了！完了！媽媽……（聲音十分尖厲）

朱國柱 啊！祕……書長……是誰完了呢？

章吟秋 （慢慢從衣袋裏拉出一把手槍，向空放了一下。）靜！誰也不許動！（高聲叫）諸位，這正是——這正是特務隊來包圍了我們！但現在我們要應長挺身出去說話！

〔全場肅然。〕

朱國柱 祕書長……祕書長……這……這全不是這一回事，我——我沒有發過命令！

章吟秋 但你也許在糊塗裏簽過行了！

朱國柱 不，不，諸位同志，諸位兄弟，諸位姊妹，相信我……我沒有簽過行……

這裏又不是叛黨機關，不是人民陣線派的機關……免我的罪，讓我回老家去吧！

章吟秋（又向空放一槍）廳長，你聽清，出去，這是我的命令！（並用槍向方二一指揮，方二馬上奔下石階，推着朱國柱到大門口，朱國柱畏縮地走着，頻頻回頭向章吟秋看。）

方二 莊興——莊興！打開大門！

〔槍聲還是不斷地起着，且已接近門口。〕

莊興 我說是要完的！我說是要完的！

〔莊興抖索着打開了大門，槍聲，鬧聲，笛聲，更激越。〕

方二 廳長在此！廳長在此！（大聲的叫）

朱國柱（抖索）是！我是廳長！誰，……誰放槍呀！

老周（一個便衣隊的隊長走向大門來）咱們是奉廳長命令到這裏來搜查的，他們

頑抗！

朱國柱 混帳！（突然回復了精神）是哪一位廳長！

老周（立敬）正是朱廳長！

朱國柱 我爲什麼叫你到這裏來搜查！

老周 因爲這裏是個叛黨的機關，前兩禮拜裏的亂子，全都是這裏指揮的，咱們根據報告，奉命來搜查的！

朱國柱 你們給我全都繳下槍來。——進來！

方二（竄了出去）混帳，繳下槍來！廳長命令。

〔老周帶了三個便衣隊進到裏面。〕

朱國柱 狗東西，你們幹得好事！全都瞞着我，借名搜查叛黨機關，去敲詐別人！這裏是陳小姐公館——陳小姐知道嗎？正是我的親戚，你們有本領動她階前的一根草！

〔洋臺上的人奔到院子裏來。〕

陳麗君（從章吟秋的身邊站起）是呀！這裏是我的公館，你們有什麼貴幹呢？

老周 是廳長命令。（交上了搜查證）

章吟秋 唔！（交換了個眼色）廳長，這是你簽發的——這是怎麼一回事？

朱國柱 簽個行字不是很便當的嗎？（笑笑）

章吟秋 不！方二，快給這三個人綁起來！（用手槍威嚇着老周他們。）我要訊問。到下房裏去。

〔三人就縛，由方二押着進去，從林蔭路入。〕

朱國柱 辦得好！辦得好！

〔莊茂源這時挾着兩個歌女，溜到白楊樹下去。〕

莊茂源 噯噯！這個這個完了！咱們去這個這個吧！

歌女甲 哦呵呵！小心子也出拉腔子哉！

方佐治 （在院子裏踱）怪事！怪事！

〔莊興馱着章小七進來，已經奄奄一息了，放在院子一邊。〕

章小七 老爺……老爺……領賞……小七的人……全多光了……老爺……領賞領

賞！

〔章小七掙扎着漸漸要死去了。〕

莊興 小七，小七，我不會忘記你：我會燒紙給你的，你安心地去吧。

章小七 莊老爹……謝謝你……十萬吊……十萬吊哪！……

〔伸出了一隻手向空中抓着，接着，彷彿有所獲似的，握上拳頭。喊一聲……
「媽！有了！」……小七就這麼死去了。莊興跪伏在小七身旁哭泣、

章吟秋 佐治，朱廳長，麗君，都隨我來。今晚上我要審問過究竟！

〔他們像一列送喪的人似的，靜靜地往林蔭路走去。

〔一回兒，費娜從正廳破門而出。

費娜 失敗了嗎？唉！鐵生，你怎麼不自己來呢？天！老天！我求救你！我要毀滅這墮落的世界，而我的計劃是整個失敗了。（突然彷彿被啓示似的，馬上縮身到右偏房去。在那裏搖起了電話。人們從右偏房的窗門上望去，可以看到她慌急的情形。）

費娜 是朱公館嗎？你是朱太太，不得了呀！金剛巷六十號的妓院裏，朱廳長脫陽死了！這叫咱們小姊妹擔戴得起嗎？

〔再撥了一個電話……。

費娜 是方公館嗎？快叫方太太來，方總長在金剛寺巷六十號一個大妓院裏呢！他

跟朱廳長吃醋，闖了大禍了呢！

〔又撥了一個電話。〕

費娜 是莊公館嗎？……

〔話不會說完，一陣風把窗門吹上了。〕

〔費娜又出現在月臺上。〕

費娜 破滅吧！破滅吧！這世界是應該破滅了！我要跟着它一同破滅！

〔正在這時候，朱國柱跟方佐治，章吟秋從林蔭路出來。他們的笑語聲驚動了費娜。她馬上跑過院子，到門房裏躲去。〕

章吟秋 哦！原來我們之間，還有個女間諜。……是的！我彷彿也早已有點覺察到

了！……費娜！費娜……費娜呢！……莊興！鎖上門來，別讓漏走一個人！

〔對朱和方〕你們看在這裏，讓我往裏搜去！我今晚要一併收拾了她！

〔急速地往裏走。〕

方佐治 啊！真是個熱鬧的夢！廳長，你往天上瞧，那月亮可多美麗呵！那月亮不

是也在做夢嗎？

朱國柱 方總長，世事就是那麼不可料的！誰知道什麼人都要跟我作對尋仇！

方佐治 正是呵！廳長，人有權力時是應該施用權力的。（拍着朱國柱的肩。）

〔這時門外汽車響。莊太太，方太太，朱太太一窩蜂的跑了進來。她們直向朱國柱他們那邊撲去。朱太太馬上把朱廳長的耳朵扭住。方太太也扭住了方佐治的耳朵。〕

朱太太 臭男子，放縱得像樣呢！趕上這大妓院裏來玩得軟皮沒骨的，還說是公事忙得個昏天黑地呀！

方太太 佐治，可真有你的好本領，吃了十年的巴黎麵包，就祇學會這一點偷偷摸摸的本領。——你快快給我死回家去！

〔朱國柱，方佐治受了這突然的打擊，彷彿亡魂失魄似的。〕

朱國柱 太太，太太——怎麼一回事？

方佐治 太太，有什麼開銷，還是留到家裏去吧！

莊太太 那麼，我的茂源呢？我的茂源呢？把我的丈夫放回來吧！把我的丈夫放回來吧！是不是你們爭風吃醋把他害死了！（撲向朱方兩人身上去）

「莊興悲咽地從小七屍身旁邊站起。

莊興 這世界是會完的……這世界是會完的……小七也就完了！（忽然瞧到莊太太）啊！您……您……是我家的太太嗎？……（跪倒在莊太太面前）

莊太太 你是莊興嗎？啊！你好！你好！（給吃了兩個耳光）你們全都商商量量的瞞住我，要陷害我——陷害我去死！（抓住莊興的耳朵！）你給我去把司長找來。

莊興 太太！老……老爺不許我……上公館來拜望你！

「莊太太扭住莊興耳朵往洋臺奔去，沒入在屋子裏。幾乎和這同時，那四周的馬蹄聲噪了起來。有人在大聲的喊：「包圍！包圍！」接着，發出了猛烈的步槍聲。在那白楊樹鄰近的高牆上，忽然登上了兩個騎兵。冷鐵生和老馬，老孫，從大門進來。放了一聲手槍。同時大門口又有兩個馬隊守住。朱太太方太太一開槍聲，收了手，和朱國柱方佐治一道發呆地站停了，全都一臉的蒼白。

冷鐵生 站住！誰都不許動！

朱國柱 我是朱廳長呀！

朱太太 我是廳長太太朱王秀英呀！

方佐治 我是鐵道部總長方佐治！

方太太 我是總長太太方朱喜鳳呀！

〔但冷鐵生全都不去理他們，返身向着老馬老孫。

冷鐵生 逮捕他們！

〔老馬和老孫立刻把手鐐將朱國柱和方佐治銬住，用繩子拴住了兩位太太。同時牆上那兩個馬隊，跳了下來，把衣服不整的莊茂源和兩個歌女拉了出來。

莊茂源 這個……不行。……咱們……可以回到老家去，不做官——不做官好了！
那兩位……已經是我這個這個太太……了！

歌女 甲 乙 唔倪勿是懷停格！唔倪……

冷鐵生 〔從懷裏抽出一張公文〕聽住！大總統手諭：十萬火急！着將金剛寺巷六十號密密包圍，所有人犯，一千逮捕，不論其爲現任大員與否？限今晚十二時解總統府審訊，不得有誤！喂！聽到了沒有！這就是我的答復！

〔所有的人們全都給怔住了。

冷鐵生 搜查！

〔老馬老孫帶着馬隊往裏衝去。大約四五分鐘將所有男女都捉了出來。同時，將老周他們三人放了縛。但老周立刻發現這被縛人中還缺少了一個人。

老周 沒有那個瘦長子呢？還有個瘦長子，是那位章祕書長……

〔同時，那章吟秋，脫去了長衣，短裝的，正閃過小假山白楊樹下，沿牆蹣跚了過來。手裏提着手槍。一個馬隊又從門房搜出了費娜，也給繩子綁了。

費娜 好呀！是毀滅的時候了。

〔突然，她看到牆角一個影子，她辨認出這是章吟秋。

費娜 〔大叫〕別放過一個大間諜！一個大間諜！

老馬 〔放了一聲駁壳〕站住！不許動！

〔章吟秋可也抽出手槍，對冷鐵生放，砰的一聲，不中。

冷鐵生 〔一轉身抽出手槍，打在章吟秋的腿上，章吟秋倒。〕不許再傷害他！全

數裝上汽車去。但是，你〔指着馬隊〕——留下她！〔指着費娜〕她是破獲這

裏唯一有功的人！老馬，你們首先把這些人犯護送到總統府去吧！

〔全數的人員給老馬和老孫帶到大門外去了。費娜看住冷鐵生好久好久。〕

費娜 鐵生……

冷鐵生 費娜！我們勝利了！（他走向費娜去，抱住！）明天，我就是這首都第一個有實力的人了！我們的幸福的時候是到了。

〔費娜仰着身子，向他發笑。〕

費娜 是的，鐵生，我們的幸福的時候是到了！但你如其能聽我一句話，那麼，我將跟你永遠享受這時代的幸福！

冷鐵生 費娜，親愛的，我將接受你的忠告！

費娜 鐵生，我們是再也不能斷傷我們自己的力量了！民衆是全國最高的力量，真能爲民衆做事的，也就是世界上最有力量！別再繼續着舊的政策，舊的作風，斷傷這些力量了！我要求你，把槍口向外！要求你把金旭他們一千人犯都釋放了！

冷鐵生 費娜！這是你對我的忠告嗎？但民衆沒有自己的路！我們的路是唯一的！

民衆祇有走在我們的路上，會最後勝利呢！

費娜 不，鐵生，民衆是有自己的路的。誰否定了民衆自己的路，它將會被民衆否定……歷史是最嚴正不過了！

冷鐵生 但歷史卻是最殘酷的，……金旭——你的金旭早給我槍決了！

費娜 （跳起）真的！（啞默。撲在鐵生的懷裏。暈去！）

冷鐵生 費娜！費娜！幸福在迎接着我們！勝利也在迎接着我們呢！醒醒！醒醒！

費娜 （醒。堅定地。）那麼，鐵生，這不是勝利的開始！這是滅亡的結束！我們的時代是應該——應該結束了！（從鐵生腰間抽出手槍，擊中他。）

冷鐵生 怎麼？怎麼？費娜……（倒下）我愛你……我以最大的寬容，饒恕了你的
一切錯誤……而你……而你……啊！……殘酷的歷史……費娜，我心愛的……

吻我——免除我的罪吧……（死）

費娜 鐵生！鐵生！你真的完了嗎？（吻他）……你真的毀滅了嗎？我本可以寬恕

你——你一切的過錯！但是……鐵生，這國家，這民族是不會寬恕我們的！

……新中國是要在我們的死亡中生長起來……鑄成歷史的錯誤的，還得讓歷史

來改正他的錯誤！……誰不明白這，而將同情我們的死嗎？那麼，你們——你們將是民族的罪人，歷史的叛徒了！（舉槍，打穿自己的胸。）……世界呵！再會！上你的路！……（倒，幕漸漸下）